

2017

2月 下



STORIES

# 故事会

4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福至心灵

喜盈故事







2017 年上海金山“山阳·荣欣书院杯”

## 全国幽默故事会征文启事

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讲好中国故事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汇聚全国故事精英，交流幽默故事创作经验，探讨幽默故事创作规律，提高幽默故事创作质量，推动中国故事大发展、大繁荣，特举办“中国故事节——2017 年上海金山‘山阳·荣欣书院杯’全国幽默故事会”。

### 一、指导单位

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，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宣传部。

### 二、主办单位

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故事委员会，上海市金山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，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人民政府，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。

### 三、承办单位

上海市金山区文化馆，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文体中心，上海市金山区故事学会。

### 四、支持单位

《故事会》杂志社，《民间文学》杂志社，龙源数字传媒，上海荣欣书院。

### 五、征稿时间

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。

### 六、作品要求

1. 主题积极向上，形式不拘一格，内容贴近生活，情节生动有趣，语言活泼幽默，具有讲得出、记得住、传得开的特征。

2. 每篇字数 600 ~ 1200 字。

3. 每位作者限投 3 篇。

4. 个人参赛作品，要求未在省、市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。

### 七、参赛方式

1. 组织推荐：由《故事会》等故事期刊推荐。来稿请寄：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《故事会》杂志社，邮编：200020；征文信箱：gushihui999@126.com。

2. 个人参赛：来稿请寄：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文体中心（体育路 53 号），全国幽默故事会办公室，邮编：201508；专用邮箱：syzymgs@126.com，联系人：张玉平。

3. 请作者自留底稿，参赛稿一律不退。

### 八、奖项设置

本次大赛将评选出最佳幽默故事 80 篇，其中：

5000 元，5 篇；3000 元，10 篇；2000 元，25 篇；1000 元，40 篇。

### 九、作品权属

1. 参赛作品著作权、署名权、名誉权归作者所有。

2. 获奖作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，用于大赛公益性宣传（不另付稿酬）。

3. 凡发生著作权益纠纷，由参赛作者自负。



## 阴差阳错的礼物



Wang Qi Stories Editor

王琦 故事会绿版编辑

**有**这么一个故事，一个美国单亲妈妈独自抚养儿子，她靠在工厂打零工挣生活费，母子俩日子过得很清苦。儿子一直想坐一回摩天轮，可票价要10美元，这是妈妈好几天的工钱，于是妈妈始终没有同意儿子的请求。

一天凌晨，下夜班的妈妈走在街上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翻检废品，那不正是自己的儿子吗？被妈妈撞见，儿子只好垂下脏兮兮的小手坦白：“妈妈，对不起，我想靠捡废品来

凑够摩天轮的10美元门票。”“傻孩子！”本想发怒的妈妈看着儿子渴望的眼神，禁不住鼻子一酸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钱币递给儿子，“这是妈妈半个月夜班挣到的20美元，明天就是你10岁生日了，你可以去坐一次摩天轮。不过要记住，把剩下的10美元带回来交给妈妈！”

第二天，妈妈左等右等也不见儿子回来，直到深夜，满身汗味的儿子才终于回到家。妈妈以为他拿着那20美元疯玩挥霍去了，平生第一次打了儿子一巴掌。没想到儿子忍住泪水，捧出一沓零钞：“妈妈，这是剩下的10美元。”妈妈这才知道错怪了儿子。

转眼间，儿子将要迈进大学校门，妈妈怀着愧疚说：“妈妈对不起你，这么多年从没能送你一件礼物。”不料儿子神秘一笑道：“不，妈妈，你在我10岁那年给了我一件礼物。”说完，儿子找出一张已经发黄的纸片，那是一张价值20美元的印染厂票据，上面还记录着妈妈每日加班印染的衣物数量：9月2日，95件；9月5日，102件；9月8日，96件……

妈妈愣住了，儿子认真地说道：“那次您给我20美元，让我去坐摩天轮，到了售票处，我才发现这只是张票据，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，我终于体会到妈妈的辛劳。那天我没有坐上摩天轮，至于交给您的10美元，是我那些日子捡废品换来的……对我来说，这张票据是最珍贵的礼物。”

一个无心之失，却成了一件有意义的礼物。俗话说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就像命运给人的馈赠。本期的“头条故事”，也正是这样的阴差阳错。亲爱的读者朋友，在您的生活中，有没有如此巧合的礼物呢？

（插图：丁德武）



625

2017  
SEMIMONTHLY  
下半月刊

2月



STORIES
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“故事中国网” (www.storychina.cn)



开卷故事.....	2
笑话 15 则.....丁香清幽等	4
头条故事	
贵人相助.....时应友	8
网文热读	
幸福的绿指甲.....伍金松	11
大难临头.....加西亚·马尔克斯	88
“中国莲都，中国好家风”征文选登	
照片去哪儿了.....杜 辉	13
新传说	
离婚.....林扶霄	17
大头菜养鸭.....周秋兰	27
唠呐情.....徐树建	31
寻人启事.....金 一	44
印章的故事.....范大字	62
传闻轶事	
三变暗手.....苏俊宇	21
板凳犬奇案.....王永坤	39
外国文学故事鉴赏	
一幅画最合适的价格.....	35
3 分钟典藏故事.....	48
法律知识故事	
房主该不该赔.....陈伯群	50
东方夜谈	
命悬一线.....鹰翔狼啸	52
民间故事金库	
正月十五舞龙灯.....汪培君	56
阿 P 系列幽默故事	
砸出来的“好事”.....梁永逸	59
我的故事	
午餐的秘密.....贾 萌	66
中篇故事	
一个人的战争.....吴 楠	68
我和《故事会》的故事	
迟到的样刊.....张国心	81
动感地带.....	83
微博故事.....	84
诙段子.....	86
幽默世界	
《女汉子》等7则.....嫣然一笑等	90
本刊信息传真	
.....	85

2017年2月

下半月刊·绿版

社 长、主 编 夏一鸣

副社长 张 凯

副主编 朱 虹 吕 佳

本期责任编辑 王 琦

电子邮箱 wangqi\_8656@126.com

发稿编辑

朱 虹 刘雁君 黄怡亲 赵媛佳

美术编辑 郭瑾玮 王怡斐

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-6437 5030

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2325

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6469

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

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出版单位 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发行范围 公开

出版发行部

发行业务 021-6431 3938

发行经理 钮 颖

媒介合作 021-6433 8113

媒体部

新媒体 021-6467 7160

广告业务 021-3401 0383

广告经营许可证

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

故事会互联网+

《故事会》微博 @故事会

《故事会》微信 story63

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
《故事会》网店
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
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
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

国内代号 4-225 定价 4.00 元

特别提示：凡本刊录用的作品，即视为本刊已获得该作品与《故事会》相关的网上传播、汇编出版、电子和录音录像制品等权利。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，已包含了上述各项权利的报酬。如有特殊要求，请提前说明。未经本刊许可，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（包括但不限于：以非法的方式复制、改编、传播、展示、上载）本刊刊登的作品。版权所有。侵权必究。





## 销售手段

阿玲去菜场买土豆，买完刚要离开，被卖菜大妈叫住了，大妈热情洋溢地说：“今天的青菜可新鲜了，买点吧？再搭配点蘑菇，烧菜好吃！对了，我可以给你办张卡，充500送20……”

阿玲忍无可忍，说道：“我只是来买几个土豆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，烦不烦呀！”

卖菜大妈挠了挠自己的头发说道：“你也知道烦！上次去你店里理发，你不也这样对我的吗？”

(丁香清幽)



(本栏插图：包丰一)

## 减肥功用

一个姑娘嫌自己脸大，问专家有没有能让脸变小的食物。专家回答大蒜可以。

姑娘疑惑地问道：“是不是因为大蒜有燃烧脂肪、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？”

结果专家说：“大蒜能让别人远离你，离你越远，看你的脸越小。”

(余娟)

## 小声点

妈妈从理发店回来，觉得新发型太短，就摸着头发自言自语：“快点长，快点长。”

儿子好奇地问：“妈妈，头发能听懂你说话吗？”

妈妈哄他说：“当然能啊！”

儿子听了，神秘地说：“妈妈，那你小声点哦，我怕你身上的肉肉听见了，也跟着长起来。”

(皮小贝)



高清杂志网  
GQZZW.COM





## 别视频了

儿子去外地工作，头一次用手机和老爸视频。最后老爸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：“以后还是打电话吧，不要视频了。”

儿子听了很感动，心想老爸这是想给自己省手机流量啊，忙说：“没事没事，我的流量是包月的，花不了几个钱。”

谁知老爸摇着头说：“不是，我看不习惯你摄像头里的脸，太吓人了。”  
(岳岳)

## 不相信

儿子刚回到家，老妈凶了他一句：“今天在学校为啥打架？”

儿子蒙了，立刻反驳道：“不可能！我今天都没去学校。”

老妈一听火了，劈头给了他一巴掌：“好啊，老师说你逃课了，我本来还不相信！”  
(极品咖啡)

## 做梦

一个学生在晚自习上睡觉，被班主任叫醒后，仍一脸不服，气呼呼地跟班主任抱怨：“老师，我梦到了这次模拟考试题目！不过刚拿到卷子就被你弄醒了。”

老师听罢说道：“要不我给你抱床铺盖来，你把今年高考题给同学们弄来吧。”  
(风吹麦浪)

老公手机有个陌生来电，老婆一把抢过去接了，只听一个娇滴滴的女声说道：“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找我呀……”

老婆气急败坏地把手机扔给老公，大吵大闹起来。为了平复老婆的怒气，老公只好陪她逛街，买了她一直想要的那个包包才算完。

回到家，老公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偷偷拿过老婆的手机查看，一下就发现了那个来电号码，顺手拨了过去，只听对方急切地问道：“包包到手了吗？”

(岸芷汀兰)

## 陌生来电







## 没带驾照

一个姑娘刚考出驾照不久，这天开车上路，因违规行驶被交警拦下了。交警请她出示驾照，她却说没带。

交警不相信地问：“开车出来怎么可能不带驾照？”

姑娘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人家好不容易考出来的，带在外面万一丢了呢！”

(清风)

## 双十一夹击

双十一快到了，丈夫看到妻子的淘宝购物车里满满的东西，灵机一动，把银行卡里的钱都转到了老妈的卡上，妻子如果要问起，就说老妈急着用钱，过阵子再把钱转回来。

丈夫转完钱后正暗自得意，老妈打来了电话，她在电话里激动地说：“哎呀，还是儿子孝顺，我正愁双十一你爸不给钱买东西呢！”

(解敏)

## 什么高科技

阿明在地铁里碰到同事，看他用手机刷卡出站挺方便，就问他是怎样操作的，是不是要下载软件。

同事故作神秘，不肯说，这下阿明更想知道了。同事说：“那好，请我喝瓶汽水我就告诉你。”

阿明赶紧买来汽水，同事拧开汽水瓶盖，说：“其实很简单，把公交卡藏在手机套里就行了。”

(夏河)

## 听力测试

医生：“你能不能看到墙上的字？”  
患者：“什么字，哪儿呢？”

医生“啪”地盖了个章，说：“你通过听力测试了。”

(史志鹏)







## 自信一点

**班**级联欢会，老师让一个男生跳个舞，男生弱弱地说了句：“我不会。”

老师鼓励他说：“男孩子要自信一点，大胆一点。”

结果，男生嚣张地喊了一句：“老子不会！”  
(蓓 蓓)

**儿**子快高考了，但还是无心学习。一天晚上，儿子正在玩手机，老爸进来拍着儿子的肩膀说：“你要注意劳逸结合，特别要保护好视力，千万别近视了……”

儿子感动得用力点头，只听老爸继续说：“不然以后做泥瓦匠看不到吊线，墙砌得不标准，老板要扣钱的。”

(潘光贤)

## 保护视力

## 炒蛋

**儿**子第一次做菜，看着老爸夹了一筷子炒蛋放进嘴里，儿子满怀期望地问道：“老爸，味道怎么样？”

老爸皱皱眉说道：“嗯，你这盐炒得不错，有淡淡的蛋香！”

(卧 龙)

## 新发现

**一**个律师对妻子说：“客户说他没钱了，我也没法继续帮他上诉了。”

过了几天，律师告诉妻子：“我发现了一些新东西，所以要帮客户再次上诉。”

妻子问：“是发现了一些新证据吗？”

律师说：“不，我发现客户的银行账户还有五千美元。”

(许勒 译)



本栏目欢迎来稿。如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，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[wangqi\\_8656@126.com](mailto:wangqi_8656@126.com)。





· 头条故事 ·

紧迫之际遇贵人，想不到这“贵人”却另有其人……

# 贵人相助

■ 时  
应  
友



**冯**大年盘了个店子做餐饮生意，刚试营业了几天，却遭到了周边居民的投诉，说他排烟管道对着住户窗户，被城管勒令停业整改。

怎么改？做工程的师傅说只要做个长烟筒，把油烟往天上送就可以了。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并不容易，师傅一预算，至少需要八千块钱。冯大年傻眼了，他的口袋已经空了，店面装修，至亲好友早已借过一圈了，还到哪里去凑这八千块？

冯大年在手机通讯录里翻找起来，看到曹明阳的名字时，冯大年停下了。两人曾经是十分要好的朋友，曹明阳不止一次地向冯大年借

过钱，后来曹明阳生意做顺了，冯大年见他迟迟不还钱，而自己正需要用钱，便当面讨要。曹明阳倒也爽快，第二天就把钱还上了。可是从那之后，俩人的关系变得微妙了，以至于到现在一年半载都难得见一次。

冯大年硬着头皮给曹明阳发了条信息，大意是遇到急事，资金周转不灵，望好朋友帮忙借八千块钱，解燃眉之急，一个月后返还，而后连同自己的银行卡号一并发出。

信息发送过后，冯大年抽了两根烟，也不见回复。无奈之下，冯大年想让师傅先干活，完事后结账，可师傅是不见兔子不撒鹰，死活不





同意。冯大年正在低三下四地跟师傅商议，只听“叮咚”一声，来了一条短信。冯大年掏出手机一看，顿时眉飞色舞，短信提示他的银行卡里存入八千块钱。

冯大年当即回家拿卡取钱，一时心急，他竟然忘记银行卡放在哪里了，翻箱倒柜也没找到。幸亏找到了存折，冯大年便用存折到银行取出了八千块钱。

有钱好办事，几天后，饭店正式开张营业。开门大吉，生意兴隆，冯大年心里乐开了花。

一个月之后，冯大年来到曹明阳家。进门后一看，四处凌乱陈旧，这些年，曹明阳过得不如意啊！曹明阳见到他很是意外，冯大年也不多说话，掏出两沓钱，“啪”地往桌面上一放，财大气粗地说：“兄弟，感激的话说出来见外，这一沓是八千块，你的本金，这一沓两千块，你的分红。”

一时间，曹明阳不知所措，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好。冯大年不由分说地一拍他的肩：“好兄弟，咱们之间以后别再谈钱了，需要帮忙的话，尽管开口。”

听说曹明阳的妻子得了肾囊肿，正在住院准备手术，冯大年又去医院探望一番，留下一千块钱。

一晃两个月过去了，冯大年饭店的生意蒸蒸日上。可这天，他竟莫名其妙地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，有人把他给告了！

开庭这天，原告席上坐着一个老实忠厚的汉子，名叫赵长胜。见到冯大年，赵长胜摇头叹气：“哎，其实怪我自己，说出来别人都不信。几个月前，我往银行里存钱，竟然把钱存入别人的卡里了。”说着，他掏出两张一模一样的银行卡，“孩子从外面捡来这张卡放在桌上，我以为是自己的那张，就揣到银行去了。我也是马大哈，存钱时看都没看就在单子上签了字。直到取钱时







· 头条故事 ·

才知道钱存错了。”

看着那两张银行卡，冯大年心里猛然一紧，自己的银行卡也是这个样子的，一直没找着，难道……想到这里，冯大年赶紧询问：“老哥，你还记得存钱的日期吗？”

赵长胜点点头，说出日期。冯大年赶忙掏出手机查看，那条存钱到账的短信，果然在同一天。

冯大年明白了，当初借他钱的不是曹明阳，而是眼前这个误打误撞的赵长胜。

冯大年一把拉起赵长胜的手：“老哥，你可帮我的大忙了！咱哥

俩就别在这儿耽搁了，随我去银行，这就把钱转给你。”随后，冯大年跟工作人员讲明原因，两人庭下和解。去银行的路上，赵长胜愧疚地说：“大兄弟，一看你就是个敞亮人，我也是没办法才起诉的，这一招还是银行告诉我的。”

冯大年拉住赵长胜的手：“老哥呀！你就是我命里的贵人，没有你相助，我都不知道怎么闯过那一关。啥也别说了，咱们今天认识了，就是朋友，将来若遇到难处了，跟老弟说。”

从银行出来，冯大年思虑良久，还是拨通了曹明阳的电话。曹明阳说妻子已经出院了，还说等医药费报销后去找冯大年还钱。

“咱们兄弟不是说好了嘛，不谈钱！”“不，今天这事我一定要说明白，不然心里一直有个疙瘩，我没借过钱给你，那天我之所以没说破，是因为当时正为钱的事发愁呢，你嫂子她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冯大年脑子一转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兄弟，我都知道，我只是想帮兄弟一把，又怕你死要面子拒不接受，才演了那么一出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王琦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

# 幸福的 绿指甲

■ 伍金松



假期打工时，我每天都会到一家名叫天天见面的馆子吃早餐。去的次数多了，我注意到一对小情侣。

两个人看起来很恩爱，女孩经常会帮男孩整理衣领，男孩也会帮女孩擦掉沾在嘴角的芝麻酱。他们跟我一样，每天都会在这家早餐店吃早餐，男孩吃面，女孩吃粉，边吃边聊。吃完早饭，各自上班。

一天早上，女孩吃了一口粉，突然把筷子拍在桌子上，说：“我真受不了我们经理，每天都给我派那么多的任务，我才刚工作呀，又不熟练，哪做得完嘛！”

男孩用一只手握紧女孩的手，用另一只手取出一双新筷子递给女孩，说：“慢慢做，总会做完的。刚开始都不容易，你可以的。”

女孩还是接着抱怨，男孩继续很温柔地劝说，最后女孩噘着嘴拿起新筷子又吃了几口。

那段时间，女孩每天吃饭时都会抱怨，不是上司不好，就是同事不好，还有就是公司不好，反正周围所有的一切在她眼里就没有好的。我有时候都听烦了，但那男孩的脾气倒是一直挺好的，每次听女孩抱怨完，总是一如既往地温柔劝慰。我不禁打心眼里佩服男孩的好脾气。

后来有一天，女孩终于歇斯底里了，说着说着竟然抱着男孩哭了起来。男孩放下筷子，搂着女孩，还是和往常一样好言相劝。

这时，店主的猫跑到他们面前，女孩伸出手想摸摸那只猫，猫却一下子跑开了。女孩猛地站了起来：





· 网文热读 ·

“我和谁也相处不下去了，你看，连猫也不理我！”说完，跑了出去。男孩起身付了钱，赶紧追了出去。

我看在眼里，觉得女孩有点可笑，这完全不关猫的事，我见过这只猫，野得很，而且很认生，没人摸到过它。

第二天，我看到女孩一个人来吃粉。她的眼睛红肿着，用筷子夹着粉，很久也不吃。后来女孩勉强吃了几口，那表情仿佛吃的不是米粉，而是苦树根。

我不知道男孩为什么不陪她来一起吃了，也许是受不了她的抱怨离开了她，也许只是暂时让彼此冷静一下。

就在我结束打工要离开的那天早上，我又看到了他俩。

女孩看上去很高兴，边吃边说：“你给我下的那些调节情绪的视频我都看啦，我以后再也不抱怨这抱怨那啦。”

男孩笑着说：“别别别，你想抱怨就抱怨呗，这才像你嘛！只不过你向我抱怨就行，别把这种情绪带到别的地方就好了。”

女孩点点头，幸福地笑了笑。这时，店主的猫又跑到了店里。男孩立马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，对

女孩说：“把手伸过来。”

女孩说：“干啥？”但她还是把手伸了过去。

男孩把手里的东西拧开，原来是一瓶指甲油。男孩在女孩的左手食指上涂了一层，竟然是绿色的。

女孩抽回手，说：“丑死啦！”

男孩神秘地一笑，说：“你冲猫挥挥你的绿指甲。”

女孩试了试，奇迹发生了，那只猫竟然跑过来，乖乖地钻到了女孩脚下，任女孩抚摸。女孩脸上笑开了花，过了很久，才牵着男孩的手出去了。

这时，老板放下手中的笨篱，说：“从没见过这么聪明的人。”

我忙问老板怎么回事，老板告诉我，那男孩之前连着几天早早地来到店里，用一块绿色的纸片包着鱼块喂猫，看着猫吃完后，他又拿着绿色的纸片给猫看。说来也怪，那猫竟然还能认得出颜色，今天一看到女孩的绿指甲，立马就跑到了她身边。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

本文为故事中国网举办的最棒的故事（第一季）获奖作品。

扫一扫二维码，最棒的故事（第二季）活动即将火热开启。





# 照片去哪儿了

■ 杜 辉



林溪是个白领，业余爱好很多。这天，林溪看到一家大型门户网站上正在举办一场父亲节的活动，要求以图文结合的方式，讲述自己和父亲之间的感人故事。

林溪心中一动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她风风火火赶到家，正好父母都不在，她翻箱倒柜，找出一本相册，一页页地翻动着。她的动作越来越缓慢，表情越来越凝重，眼睛里渐渐蒙上了一层雾气，连那些照片都由清晰变得模糊起来。

这些照片的背景只有一处，就是美丽的南明湖畔，照片里的人物只有两位，就是林溪和她的父亲，连拍摄时间都是每年的同一天——林溪的生日。第一张照片上，她只有一周岁，还被父亲抱在怀里；拍

第二张照片时，她两岁了，骑在父亲的肩膀上；三岁时的那张合影，她已经站在父亲身旁……接下来的那些合影，女儿和父亲身高上的差距越来越小，是的，女儿在渐渐长大，而父亲在慢慢衰老。

林溪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惭愧，虽然她每年都会配合父亲，在自己生日那一天，在南明湖畔拍一张这样的合影，但她毕竟太年轻了，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倾入太多的感情，甚至没有把这些合影完整地看一遍。幸好这次父亲节的活动，唤醒了她心中那份迟钝的爱。

林溪把这些照片拍下来上传到网上后，很快在参赛者中脱颖而出，引发了广泛关注，这组照片像一部家庭的编年史，记录了岁月流逝，





· “中国莲都，中国好家风”征文选登 ·

更记录了父女情深，让无数网友为之感动。

但一位细心的网友很快发现了问题，在评论区发言：“看你的文字介绍，你今年二十六岁，从一岁开始，每年生日拍一张合影，一直拍到去年，应该有二十五张合影才对啊，可你的帖子里为什么只有二十四张合影？”

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林溪连数几遍，那组照片果然是二十四张，也就是说，其中有一年的生日，并没有拍下父女合影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林溪一时百思不得其解。

有一点林溪可以肯定，这一次缺失的生日合影，应该是发生在自己幼年时，因为自打她有清晰的记忆以来，父亲对这件事的坚持，可以说是风雨无阻，没有遗漏过一次，

但也正因为这样，林溪才会格外困惑：那一年的生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阻断了父亲多年来的坚持？

对于这张缺失的合影，网友们兴趣浓厚，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。

有网友提出：“会不会是你父亲搞丢了一张照片？”

对此，林溪当即否决道：“这种可能性非常小，我从小就有丢三落四的毛病，我爸对我这方面要求很严格，他笃信正人先正己的道理，在我印象里他从没丢过重要的东西，你们也看到了，这些照片保存得有多好。”

又有网友评论道：“南明湖在远郊，离你家应该有段距离，会不会那天天气不好，你爸突然懒得去了？”

林溪很快回复道：“不会的，







我爸之所以这些年坚持和我合影，一方面是为了记录下父女相处的时光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此培养我持之以恒的良好习惯，一旦想好了做一件事，绝不能半途而废。”

还有网友推断道：“或许你爸当时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，他只好作出割舍了。”

林溪考虑了半天，回复道：“你的猜测有一定道理，可惜还是没法说服我。我记得在我十七岁生日那天，我爸不惜放弃一单生意，专程从外地赶回来，他对我妈说：每年生日的父女合影，是我对女儿的承诺，我要让她明白守信的重要性，这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。”

就这样，林溪的帖子人气越来越高，评论也越来越多，还有不少网友通过站内短信跟她私下交流。这天，当林溪打开一条短信时，眼睛一下子瞪圆了，短信的内容很简单，只有短短十几个字：“你想知道答案吗？周末下午，南明湖畔见。”

到了周末，在风光如画的南明湖畔，林溪见到了一个年轻男人，他自报姓名叫邱峰，看上去成熟稳健，很有绅士风度。邱峰取出一张照片，面带微笑地说：“答案就在这里，你遗失的那张照片，变成了

另外一张合影，一直被珍藏在我家。”

这是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合影，一看就有些年头了，照片上是一对年过五旬的农村老人，他们并肩站在南明湖畔，腼腆的笑容里，透着质朴的幸福感。

看了这张合影，林溪已经隐隐约约地猜到了什么，她把目光转向邱峰，等待他讲出事情的真相。

邱峰用略带磁性的嗓音缓缓讲了起来：“照片上的两位老人，是我的爷爷奶奶，他们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，脑子还很好使，他们经常拿着这张照片，给我讲起二十年前的那段经历。两位老人相濡以沫半辈子，好得跟一个人似的，为了庆祝结婚三十周年，一贯从牙缝里省钱的他们，竟然奢侈了一回，出去旅游了一趟，南明湖是最后一站。

“在南明湖畔，他们看到了一家三口，妈妈拿着相机，正准备给父女俩拍照。我爷爷见到之后，又羡慕又懊悔，如果能和老伴拍一张合影，作为结婚三十周年的纪念，该有多好，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现在去哪儿找照相的地方？可怜我爷爷奶奶，一辈子没出过门，在农村也很少照相，哪能事先想到这些？





· “中国莲都，中国好家风”征文选登 ·

“这时候，那位父亲看出了什么，走过来向我爷爷询问一番后，马上作出了决定，要给我爷爷奶奶拍一张合影，随后按地址寄过去。我爷爷奶奶喜出望外，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，这位父亲向妻子要相机时，妻子似乎有些不情愿，低声说了一句话，父亲迟疑了一下，很快摆摆手，拿过那台相机，向我爷爷奶奶走过来……”

邱峰讲完后，对林溪说：“看到你发的那些照片，我才明白，为了成全我爷爷奶奶，你父亲做出了什么样的牺牲，他把完美留给了别人，把缺憾留给了自己，我甚至能想象出你母亲当时对他说的话：相

机里的胶卷，只剩最后一张了，你不跟女儿合影了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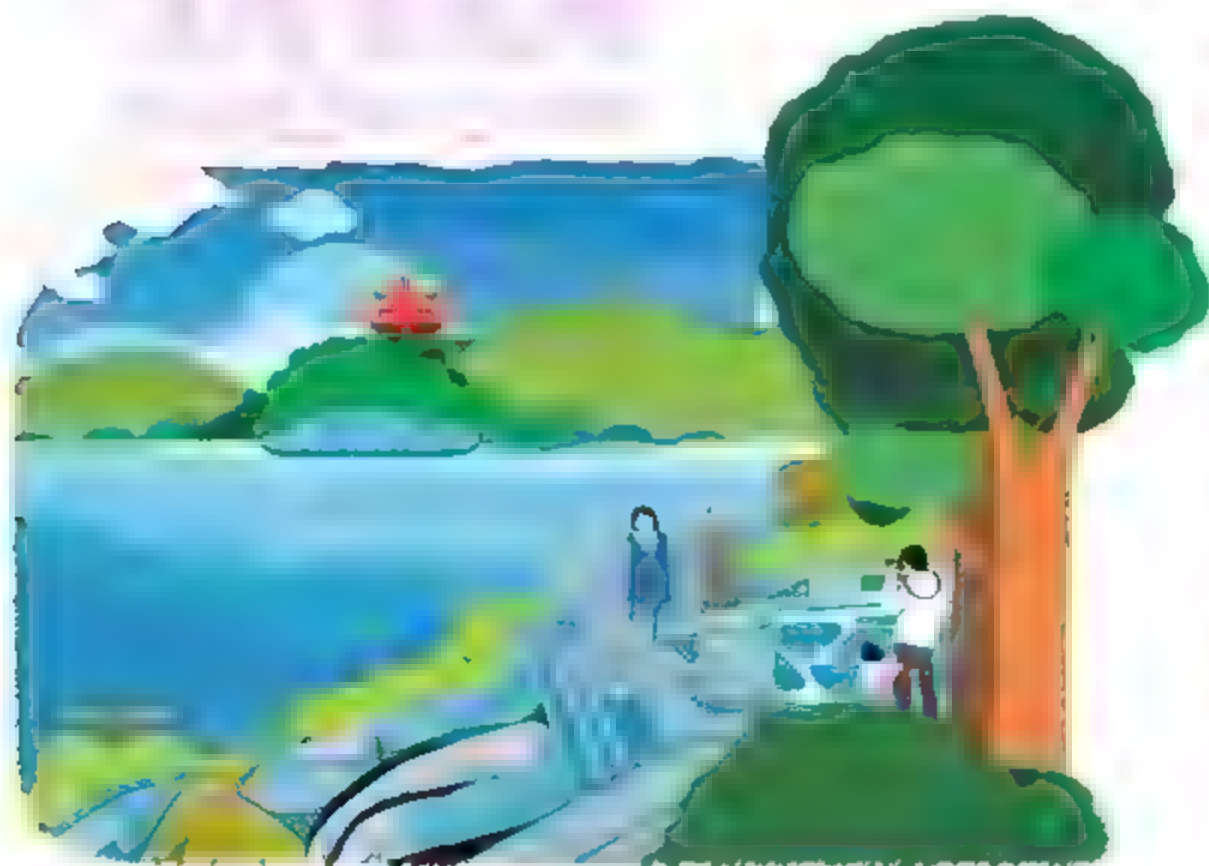
林溪由衷地为父亲感到骄傲，她说：“我爸经常对我说：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你帮助了别人，自己也会受惠，玫瑰很快就会凋谢，但芳香会永驻在你的生命中！”

邱峰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她：“说得太好了，林小姐，我可以送你一束玫瑰花吗？”

不久，邱峰和林溪就成了一对恋人，并且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邱峰的朋友们难免觉得奇怪，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摄影师，邱峰身边美女如云，怎么就看上了姿色平平的林溪呢？邱峰说出了自己的理由：美丽的容颜，终究会老去，良好的家风，才能代代相传，遇到这个叫林溪的女孩，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

后来，林溪重新编辑了那个帖子，用邱峰爷爷奶奶的那张合影，填补了那一年的空白，并且在帖子里讲述了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，打动了无数的网友。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  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

为了能和妻子离婚，他费尽了心机，然而真相却是这样……

# 离婚

□ 林扶霄



张华是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总。这天，他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里，遇上了大学时代的初恋女友小美。多年未见，彼此都有些拘谨，但最终还是坐到一起，聊了起来。

小美还是那么漂亮，而张华则多少有些沧桑。是的，他这几年太拼了，几乎是发疯一样地工作、奋斗，这才从一个穷小子拼到了老总的位子，但两鬓却几乎斑白了。

“你，结婚了吧？”小美小心地问。

“当然。”张华抬起头看着她说，“女儿都两岁了。你呢？”

“我还是单身。”小美的脸不觉有些发红，“与你分手之后，我对

感情的事便一直提不起兴趣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就耽搁了下来。”

听了小美的话，张华不觉心动了。当年，要不是小美的父母嫌自己穷，或许小美早已是自己的妻子了。现在，小美还是单身，自己却已功成名就，并有了家庭。

小美似乎看出了张华心中的纠结，但她知道情感这个话题，对他们来说是敏感的，是一条导火线，于是，便将话锋一转，说到别的事情上去了。

然而，这次的偶遇还是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，压抑已久的情感，仿佛冲开闸门的洪水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在接下去的几个里，他们频





· 新传说 ·

频约会，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，那个甜蜜的恋爱的季节。

这天，张华再次来到那家咖啡厅，而小美早已等候多时了。两个人的表情都有些凝重，因为即将谈论的，是张华的离婚问题。

张华的妻子名叫谢云，是本地一家大型医院的医生。她能力出众，温柔美丽，且善于持家，张华实在想不出与她离婚的借口。

小美迟疑着说：“要不，我去跟她谈？”

“不行，”张华断然否决，“谢云是个很传统的人，有很强的家庭观念，你的出现只会加重她的危机感，让她更加拼命地想保护这个家。再说了，这样一来，对我也不利，我会变成离婚中的过错方的。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小美也没了主意。

“得狠一点，”张华咬了咬牙，“得让谢云主动开口，说她要离婚才行。”

张华的想法是这样的：他打算将自己彻底变成一个“工作狂”，天天除了工作就是应酬，夜不归宿，回去了也是乱发脾气……如此折腾了个把月，除了好几次把女儿吓得哇哇大哭之外，简直毫无效果，因

为谢云竟然能包容他。

“宝贝不哭，爸爸工作辛苦，压力大，所以才会这样，我们一定要体谅他。”谢云总是这样耐心地安慰女儿，同时也将张华的离婚计划化为了泡影。

张华有些急了，那阵子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心里盘算着。突然间，他想起了一个人，此人名叫阿亮，是他的一个生意伙伴，这家伙长得好看，且惯会甜言蜜语讨女人欢心，不如让他去接近谢云，而自己再一口咬定谢云出轨。

想到这儿，张华的眼睛亮了。他觉得，对于像谢云这样保守的女人来说，这一招真的可谓是釜底抽薪了。

而阿亮也很痛快，一口便答应了下来。他来到谢云的医院，挂了谢云的号，一连几天都来找谢云看病。有些病是瞎编的，有些病倒是真的，反正他是渐渐地与谢云熟悉了起来。

病看好了，自然要答谢，请客吃饭在所难免。起先，谢云是拒绝的，但实在经不住阿亮的软磨硬泡，便也答应了几次。张华当然是暗中盯梢，也拍了些照片，但光是吃吃饭、喝喝茶的寻常事，想来是说明不了问题的。





“你得加快进度啊，”张华颇为不满地对阿亮说，“得来几个亲昵点的动作，我才好用啊。”

阿亮苦笑着叹了口气，劝道：“其实你老婆真的不错，你这家伙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……”

“你别说了，我自己的事，你不用管，”张华突然沉下脸来，“你只要按我说的去做，到时自有你的好处。”

话说到这份上，阿亮也不便再啰嗦，只好照着张华的指示行事。可让他郁闷的是，谢云却再也不接他的电话了，只是给他回了这样一条信息：我已经有家庭的人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

阿亮将这一情况告知了张华，问他该如何是好。张华沉思了一会儿，总算有了主意。他告诉阿亮，谢云有个习惯，就是晚饭后，常常要去小区边上的马路散步，阿亮可以在路上堵她。

果然，当天晚上，阿亮就在那条路上看到了谢云。阿亮定了定神，理了理衣服，便朝着谢云大步走去。

两人离得越来越近了，阿亮假装意外地喊了声“谢云”，谢云一看眼前的人是阿亮，二话不说，转身就走。阿亮看准时机，上去抓住她的手说：“别急着走啊，找个地

方聊聊吧。”

谢云依然不搭理他，甩手继续往回走。阿亮再次上前，拉住她说：“好久不见，我挺想你的。”

谢云还是不跟他废话，直接“保安，保安”地喊了起来。阿亮知道，此处离小区大门只有四五十米远，门口值勤的保安很有可能会循声而来，另一方面，他也觉得方才的那一幕，对张华来说，应该已经够用，便赶忙松了手，逃之夭夭了。

阿亮估计得不错，在张华所拍的照片中，有好几张都能显出他与谢云拉拉扯扯，关系暧昧，绝对能以假乱真，混淆视听。

张华本人也很满意。不久，他便以出轨为由，与谢云大吵起来。谢云当然是极力争辩，说什么也不肯承认。张华根本不为所动，冷笑几声后，便将照片扔在了谢云面前，谢云顿时气得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。尽管她再三解释，好话说尽，但张华是绝不可能给她机会的。

这之后，夫妻二人的感情彻底降至冰点。在一段时间的冷战之后，谢云终于无法忍受了，便向张华提出了离婚。张华自然是求之不得，很快便拟定了离婚协议书，双方签了字。





· 新传说 ·

就这样，一纸离婚证书终结了两人的夫妻情分。在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，张华似乎有些伤感和不舍，对谢云说了许多感激和祝福的话，但谢云只是沉默着。张华自觉无趣，便也闭上了嘴，两人最终在民政局门口分了手，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，各奔前程。

此时，谢云行色匆匆，因为她约了初中同学一起吃晚饭。谢云推开饭店的包厢门，同学已经到了，正是小美。她一见到谢云，便迫不及待地问：“怎么样，办妥了吗？”

谢云笑而不答，只将手中的离

婚证在小美的面前扬了扬。

小美放心地舒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终于得到了张华一半的家产，你已经是富婆了。”

“行了，我也不会亏待你的，等吃了饭，我就把五十万元转到你的卡上。”谢云一边说，一边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。

“不着急，”小美摆了摆手，“我好奇的是，张华还算是个合格的老公吧，你干吗非要与他离婚呢？”

“去年我到欧洲培训，与当地的一位华人医生相爱了，他来不了中国，那就只好我去欧洲了。”谢云浅笑了几声，又接着问，“对了，我走之后你怎么办，不会打算真的与张华在一起吧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，我当然要想办法离开他了，”说着，小美清了清嗓子，又往谢云跟前凑了凑，“实话对你说吧，当年我和他分手，根本不是我父母的主意，而是我已经不爱他了，又不好意思跟他明说，便只好拜托我爸妈，让他们找了个借口，把他打发了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豆薇）







□ 苏俊宇

# 三变暗手



民国时期，安州城西有片集市，每月逢七，来赶集的人络绎不绝。两个月前，这里来了一个奇人，大家都喊他星先生。

星先生青布长衫戴礼帽，鼻梁上架着副圆墨镜，像个不伦不类的账房先生，可他表演的“三变暗手”绝活令人啧啧称奇。不管什么物件在他的手里都格外听话，想让去哪就去哪。听起来简单，可演起来就神奇了，不拘泥于道具的形式，花样无穷，传说他是曹州城老手艺人周轩周老爷子的唯一弟子。

这一日逢集，星先生摊前早就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星先生低头一瞅，今天以瓜果筐箩居多，就地取材，拾了三个苹果在桌上一字码开，用三个筐箩扣好。他伸出食指，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筐箩之间闪电般一比画，随后掀开，就见两个苹果都跑到了第二个筐箩底下。他扣上盖子按住第二个筐箩说声“没”，掀开看，筐箩底下的两个苹果消失了。当大家都指着第三个筐箩议论纷纷时，星先生莞尔一笑，悠悠掀开，里面却是一只西红柿！一时间喝彩叫好声不绝。

这时有个人挤开人群走上前





· 传闻轶事 ·

来，挑衅道：“还有更绝的吗？”此人名叫钱墩，是集上出了名的无赖。星先生不慌不忙摊开双手说：“消失的苹果里，有一只便在你的身上。”钱墩眉头一皱，刚要开骂，忽然觉得裤兜里有什么东西沉甸甸的，随手一摸，真是一只苹果。只见他脑门两道虚汗，灰溜溜地挤出了起哄的人群。

星先生抱拳作了个四方揖，从怀中取出一个布口袋，躬身有礼道：“列位看官，无君子不养艺人。给多是您赏赐，给少是您鼓励，没有的谢您捧我的人场！”他撑开口袋，围着人群走一圈，众人边喝彩边向布口袋里投钱，只听得孔方兄叮咚作响。走到一半，忽然，星先生面色一紧，掂着袋子后退一步，就见一个手伸在袋子里的人，踉跄着到了场子中央，手心里还攥着趁乱捞起的硬币，此时他的小指和无名指被星先生的手隔着布袋钳住，拔也拔不出，放又放不下。众人惊愕，鸦雀无声，那人急了，猛推星先生一把，劈手夺了布口袋，向集市口疯跑，愣神之间已蹿出十步远。星先生摇头叹了口气，默默地走到桌前，两根手指一挑，那只西红柿活了一般在他手中飞转。只见他信手一挥，西红柿飞了出去，划出长长

一条弧线，只听“啪”一声响，精准地击中了那人的后脑勺。那人一个狗啃屎摔倒在地，布口袋里面的钱撒了一地。

几个年轻小伙要把那人扭送到巡捕房，星先生蹲下身子打量了他一番，似乎一惊，冲周围人抱了抱拳说：“世风日下，生活不易，我不作计较，列位老少爷们就饶了他吧。”星先生反倒为这个人求情，众人觉得奇怪，都想着他发了菩萨善心。

还传艺

傍晚日落，集市散去。星先生刚刚收起摊子，那个人就从角落中闪出来，开口道：“王星，你现在过得真是风光滋润啊，学了我爹的手艺，还出我的洋相。”星先生叹了口气道：“你怎么到这步田地了呢？”原来，这个人叫周顺，是星先生师傅周老爷子的儿子。他从小就觊觎父亲的这手绝活儿，奈何周老爷子就是不肯教他，后来收了星先生为徒，周顺心中更加愤恨，一气之下出走，去奉系军阀当了兵。

时过境迁，想不到以这种方式相见。周顺说部队打散了流落到此，已经饿得好几天没吃饭了。星先生摇头叹息：“自从你离家出走，师





傅着实气得不轻，老人家本来身体就不好，不到半年就驾鹤西去了。我为他守孝三年，刚到此地，靠老爷子传的手艺为生。”周顺心头一酸：“就因为你，父亲才不教我。哼，真搞不清谁是他的儿子！”

星先生心怀愧疚，把周顺带到酒楼点了一桌子菜。周顺自顾自大快朵颐，星先生在一旁静静看着道：“老爷子于我传道授业有恩，既然今日你我相见，我便不会不管你。跟我回家吧，以后有我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一口吃的。”

周顺一路默然跟着星先生回家，快到门口时停步说道：“王星，我周顺是个自力更生的人，用不着你施舍。如果你真心想帮我，就把父亲的手艺还给我，我想学个糊口的本事，你也不用心怀愧疚。”

星先生低下头，沉默良久说：“这个恐怕不行，老爷子临终前有过嘱托，我会帮你找别的营生干的。”

那晚安州刮起了沙尘暴，沙土漫天飞舞呜呜作响。星先生第二天出门的时候，发现周顺居然就跪在自家门口，一身黄沙，脸上的脏灰都哭花了：“我身无长技，无处安身立命，你若不肯教我，我还不如去死。”

星先生心如刀割，赶忙上前去扶，可周顺怔怔地看着他说：“你若不答应，我永远不起来。”星先生心中一阵苍凉。天过晌午，他咬了咬嘴唇对周顺道：“你真的要学？”周顺点头如捣蒜。星先生默然良久，一把将他拉起带到自己的房间，走到南面的墙下，将帘布掀开，一幅鬼谷子的画像映入眼帘。他在香炉里上了三炷香，让周顺跪下连连叩首三次。“这门手艺是开祖鬼谷子所传，一脉相承，代代秘传。学成后糊口养家不可作奸害人，积德行善，苦练不辍，否





### · 传闻轶事 ·

则终难登堂入室。如若心术不正，天诛地灭。”周顺道：“这个当然，当然依得。”星先生接着说：“一忌偷，二忌赌，三忌欺师灭祖。”他念一遍，周顺便跟着宣誓一遍。

星先生见他态度诚恳，便也放了心，此后关起门来悉心传授。这门手艺分三部分，第一是易物，主要是娴熟的手法技巧，能在众目睽睽下偷梁换柱；第二是控物，举手与物之间有所感应，引导物体心到手到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使用细细的鱼线鱼钩来练；最高的阶段摄物，即可随手飞掷，百步穿杨不在话下。

### 恶用意

一晃四个月过去，星先生见周顺吃饭睡觉都在琢磨着，非常欣慰。且周顺天赋过人，手艺突飞猛进，很快就将前两部分掌握娴熟，可让他纳闷儿的是，星先生却对摄物只字不提。

一天晚上，周顺辗转反侧睡不着，心想：他王星是代我父亲还艺，以报师恩，该不会还要心眼藏着掖着吧？第二天一大清早，他决定质问星先生，可怎料来到屋前敲了半天门也没有反应，直到天擦黑，也不见星先生出来。周顺心下生疑，

手蘸唾沫捅破了窗户纸，见屋里空无一人。他当即拿根铁丝，从门缝中挑开门闩，小心翼翼摸进了屋子，原来星先生早离开多时，只是临行前用手法反向锁上了门。此刻他气得直跺脚，转念一想，冷笑道：“王星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你这个四合院可就归我了。”

转眼半个月过去，周顺坦然把宅子当成了自己家，日日睡到中午，手艺也放下不练了。又逢月七，大集上熙熙攘攘，只是耍手艺的那块地方已冷清无人。周顺在集上闲逛，突然计上心来。此后每到大集，周顺便要到人多的地方串几个来回。赶集人口袋里的钱总会不翼而飞，开始是几人，后来丢钱的人越来越多，数额也越来越大，无论有多高的警惕心，都丝毫没有察觉，当地的巡捕查了很久也没有证据。

等到傍晚，周顺就会到钱庄把顺来的钱换成整条的大洋，然后去最有名的赌局元宝房耍一通钱。几局下来吆五喝六的人都垂头丧气，只有他赚得盆满钵满。元宝房里防人作弊的坐管眉头都拧成了结，咂嘴暗道奇怪，看不出任何破绽啊，难道是这小子运气太好？周顺虽然手艺没有学全，不过遛遛腿儿伸伸手腰包就变鼓了，也足够用了，每





每回到宅子里关起门来，吸溜着唾沫点钱，感觉过上了比神仙还美的日子。

这日，周顺又来到酒楼花天酒地，正在包间里大吃大喝，钱墩忽然推门直闯进来，给周顺的脑门上 came 了一巴掌：“安州集上出了个百里串手，元宝局里藏了个无形老千，别人不知道是谁，我可知道！小子，你的路是谁给指的，享福的时候就忘了兄弟了？”周顺讪笑着，从包袱里拿出大洋说：“怎么会呢，要不是你帮我打听到王星在这儿，我上哪发家去呢？”

钱墩和周顺是在奉系军阀手下认识的，他一直跟欺行霸市的地痞帮会来往密切。一次酒醉，他听周顺讲起了家里的事，事后便找包打听探明了星先生的去向，怎料恰巧就在安州。

钱墩将大洋揣到怀里，撕了一片烧鸡道：“好久没见到他了，去哪了？”周顺眨巴眨巴眼说：“消失半月了，八成是教得心疼了，跟我玩金蝉脱壳。”钱墩说：“怕什么？宅子不是还押在咱们手上吗？”

周顺灌了一口酒，说：“他最好死在外面别回来。”钱墩听完，把头凑上前来：“只要你想，我还真能做到。如果他消失了，你是不

是更安心？”周顺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几圈，阴着脸说：

“钱爷有办法？”

钱墩摸着脖子道：“半个月他能走多远？只要不出省，不要说在安州，就是到了曹州城，我联络兄弟也一样可以办了他。只是嘛，谁也没有白做事的，不是吗？”周顺从包袱里又抽了四五条大洋说：“什么都不说了，您请笑纳。咱这哥们儿交情，我亏待不了你。”



那晚，两个人喝得烂醉从酒楼出来，不知为什么，周顺莫名心慌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突然，钱墩扒住他的脖子猛然拐进了另一条路，接着掏出手枪四处张望说：“不妙，有人跟着我们。”周顺醉意化作冷汗，环顾四周，月色下寂静得可怕，前方墙角隐约有一个影子。

钱墩端着枪，悄悄地走上前，突然，不知从哪里飞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准确地插在钱墩的后背上，他没吭一声就倒地身亡。周顺捡起钱墩的枪，哆哆嗦嗦地后退，影子突然消失不见了。他“妈呀”一声惨叫，拔腿就跑，呼哧呼哧地找到了条大路，拦下一辆人力车。他丢给车夫两个大洋：“快快，快走。”



· 传闻轶事 ·

车夫将他扶上车，答应一声向前飞跑。周顺回头望了望黑乎乎的巷口，长长吁出一口气，却不料身子一歪，车夫摆把将他拉进了一条没有路灯的胡同，然后停住了。“他妈的别停啊！”周顺骂了一句，车夫缓缓回过头，月光下，周顺认出了那没戴礼帽和墨镜的脸。

“自古手艺传内不传外，老爷子为什么不传给你？从前他不说，



今天我才明白。”星先生原来根本就没走，不辞而别暗处观，这便是考验徒弟最重要的一环。

周顺急眼了，抽出枪狠狠扣下扳机，枪却哑了火怎么打都不响。只见星先生手指一张，弹出个弹夹自语道：“师傅，你果然没看走眼。徒弟谨遵门规，今天愿你原谅我。”

原来方才扶周顺上车时，星先生出手便卸了弹夹。周顺像受惊的老鼠一样，一个骨碌翻下车去，没命地疯跑。星先生定定地站着，右手的袖口里又多出了一刃锋芒，他黯然神伤地呢喃：“一忌偷，二忌赌，三忌欺师灭祖。凡入门犯此条例害人者，必以摄物技杀之。”随后甩手转身而去，但见一把匕首长了眼睛一样射向周顺的背影……

(发稿编辑：王 琦)

(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)

### 2017年2月(上)动感地带答案

神探夏洛克：约翰是O型血，而他的夫人是AB型血，这样库克就只可能是A型或者B型血，所以他不是凶手。在几名当事人中，只有安娜的哥哥弗吉消失了，他必然成为怀疑对象。抓到弗吉后查验了他的血型，果然是AB型。

疯狂QA：昏过去。





□周秋兰

## 大头菜养鸭

东海边上，有位鸭场老板叫蔡明，他皮肤黝黑，身材矮小，可偏偏长了个大脑袋，像棵大头菜，所以人们笑称他为“大头菜”。大头菜长得寒碜了些，人却聪明，而且善于创新。

最近，他养的鸭子销路越来越差，因为人们都喜欢吃散养的鸭子，这圈养的鸭子越来越不受青睐。可改成散养，这么多鸭子放到哪里去呢？大头菜正一筹莫展呢，他媳妇突然叫他去外婆家拜寿，大头菜一听外婆两字，人“噌”地跳了起来，顿时有了主意。

原来，大头菜从小就在海滩边

上的外婆家长大，他知道海边是极为理想的养鸭场所。说干就干，大头菜请人在海滩边建好了养鸭场，然后把苗鸭赶到海边去放养。

这天一大早，大头菜见已退潮，就把鸭棚门打开，把鸭子往滩涂上赶。这些鸭子在鸭棚里关了近一个月，早已憋不住了，一到滩涂上就撒开腿跑。见了小鱼、小虾、黄泥螺就拼命吃，不一会儿，就吃得腮脯圆鼓鼓的。

而大头菜呢，对这些鸭子不问不管，与几个帮工玩起了斗地主。玩得正起劲，忽听媳妇大喊：“哎哟，闯大祸啦！”他忙问：“啥事



· 新传说 ·

情，大惊小怪？”媳妇指着在海水里戏耍的鸭子说：“你看，鸭子都跑到海水里去了，马上要涨潮了，几千只鸭子怎么赶回去？这下亏大了！”

大头菜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急什么，我有的是办法。”说完，收起扑克牌，从口袋里摸出哨子吹了起来。这些鸭子听到哨子声，就像战士听到冲锋号角，拼命往回游，往回跑。这是大头菜平时给鸭子喂食时训练出来的。哨子一吹，开始喂食。现在鸭子听到哨子声，以为是喂食了，哪有不跑的道理？

媳妇刚把心放下，又见鸭群里几十只鸭子“啪啪啪”地展翅飞了。媳妇又急得大叫：“完了，完了，几十只鸭子飞了！”大头菜笑着说：“好事，好事，说不定回去一数，多几十只鸭子哩！”媳妇不信，等所有鸭子进了鸭棚一数，真的多出二十多只。她奇怪地问大头菜：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大头菜仍笑着说：“这有什么奇怪的。俗话说鸡冤家，鸭朋友。我家的鸭子在海水里戏耍，海鸭子见了，也要来凑热闹。我吹哨子让鸭子回家，胆大的几只海野鸭见我家的雌鸭长得漂亮，要谈朋友，就一起跟着来了。”大头菜的一番话

把他媳妇也逗乐了。

就这样，大头菜根据潮汐情况，白天退潮后就将鸭子放出鸭舍，让鸭子自由地在海滩上觅食，等到涨潮时就在岸边吹哨子召唤回棚。海边滩涂上丰富的鱼虾蟹饵料已经让鸭子吃个七八分饱，回棚后又喂食一次。这些鸭子吃得饱，自然长得也快，加上每天还要在滩涂上跑上几公里，体格都强健，患病率也低，很快到了该出栏的日子了。

大头菜乐呵呵地对媳妇说道：“媳妇，这些鸭子是吃海鲜长大的，几乎与野生的鸭子没有区别，今后就叫‘野生海鲜鸭’，卖200元一只。”

媳妇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大头，你不会昏头了吧？这些鸭子吃海鲜长大不假，可成本要比圈养的降一半多，人家吃稻谷长大的鸭子也不超过100元，咱这鸭子要卖200元一只，会有人买吗？”大头菜忙说：“别急，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咱的鸭子好，不愁没销路，愁的是销路一打开，怕供不应求哩。”

大头菜自信满满，可鸭子还没卖掉一只，鸭场却出事了。

这天早晨，媳妇焦急万分地在鸭舍里叫嚷着：“大头，不好了，我刚才数鸭子，发觉少了十只，一





定是被贼偷去了！”大头菜听了却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偷就偷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”说完转个身仍躺在竹椅上。

媳妇的火“噌”的一下就大了：“什么？被偷去了那么多鸭子还让我不要大惊小怪的，你倒是大方！”说完就一屁股坐地上哭了。大头菜却依旧不紧不慢地说：“鸭子是村东头的阿三偷去的。”

媳妇一听，一咕噜站起身，抹了抹眼泪说道：“既然你知道是阿三偷了鸭子，还不快去找他算账？”大头菜却在竹椅子上又翻了个身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没事，让他继续偷。媳妇啊，以后你看到阿三偷鸭子就装做没看见。”“为啥？”大头菜神秘一笑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，到时候你就会明白。”

尽管媳妇心里是一百个问号，但她知道大头菜聪明，主意多，也就撇了撇嘴不做声。就这样，一晃大半个月又过去了，每次鸭子回到鸭舍里，大头菜媳妇都会逐一清点鸭子，发现每次都

会少几只，她心里总有些不情愿，但想到大头菜的关照，也就只好忍了。

这天，大头菜家突然来了好几个客人。谁啊？就是镇上几家大饭店的老板。大头菜忙站起身：“哟，各位老板，是什么风把你们一起吹来了？来请坐，请坐……媳妇，快倒茶呀！”“不坐了，你养的‘野生海鲜鸭’果然名不虚传，食客们都说好吃。我们想要长期向你订购，这样吧，明天你到我们店里，咱们谈谈长期合作的事项。”大头菜一听乐得都合不拢嘴，大脑袋一个劲地在点。

这番话可把一旁的媳妇弄糊涂了，她一肚子的疑问再也憋不住了，老板们前脚刚跨出门，她就开门见





· 新传说 ·

山地问起了大头菜：“大头，你不是天天在鸭场养鸭子吗，啥时候去过大饭店推销鸭子呀？”

大头菜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媳妇啊，我没去，可有人在替我去哩。”“谁？”“阿三啊，他其实是推销咱家鸭子的大功臣呢。”大头媳妇一听，差点没气岔过去：“什么？他偷了咱家的鸭子，这会儿倒还成了功臣？”大头菜见媳妇急红了脸，连忙走过去扶她坐下，然后说：“别着急上火呀，你听我说。”

原来当大头菜把一只鸭子200元的出栏价报出去后，无形中鸭子的身价就涨了。这些价格不菲的鸭子也会被人觊觎，比如村东头的阿三。

阿三以前在厂里跑过销售，头脑灵，路子广，不料脑袋一热，侵吞了一笔资金，吃了官司。出来后被人瞧不起，找工作也到处碰壁。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如果有人拉一把，那他就前途无量。于是大头菜想了个一举两得的办法，就是故意不去巡视鸭场，给阿三造成松懈管理的错觉。果不其然，阿三到底还是来偷鸭子了，结果被大头菜抓了个正着。阿三急着求饶，大头菜非但不追究，反而又送了几只给他，

但要求一定要把鸭子卖给大饭店，并且200元一只，少一分不卖，卖的钱都归阿三，但如果偷去自己吃，那等待他的就只有警察了。

大头菜媳妇一听更加糊涂了：“那你怎么知道阿三就一定能把鸭子卖出去呢？”“你想啊，就凭他那十几年的销售经验，现如今推销鸭子不是易如反掌吗？”

夫妻俩正说着，突然门外进来一个人，正是阿三，他一把握住大头菜的手，眼里噙着泪，哽咽道：“要不是你帮我，或许我还干着偷鸡摸狗的事。前不久我偷了你的鸭子，你不但计较，还让我去帮忙推销鸭子，顿时，我觉得自己又是个有用的人了，所以努力把鸭子推销了出去，逢人便说是你养的野生海鲜鸭，现在客人们都喜欢吃你养的鸭子呢！”

大头菜也激动地说：“其实你是个聪明人，有才干，不要因为暂时的失意就自暴自弃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就来我这工作吧。我养鸭，你搞销售，咱们一起把养鸭场办好，怎么样？”

阿三高兴地说：“谢谢大头菜……哦，不对，蔡明哥，谢谢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潘胜奎）





# 唢呐情

□徐树建



**青**山乡有个大名鼎鼎的“唢呐王”，名叫韩老海。他技艺超群，在青山乡举办的唢呐大赛中，已蝉联好几届冠军，风光无限。

今年的唢呐大赛开始后，韩老海再次毫无悬念地杀入决赛，可当评委亮出最终分数时，意外出现了：场上出现了两个最高分，一个是韩老海，另一个则是个年轻人，叫林宝贵。评委经过合议，决定暂时中止比赛，等到后天再次决赛。

韩老海回到家，心情有点郁闷，想不到会跟一个年轻人打了平手，看样子属于自个儿的辉煌时代要过去了，而且林宝贵还放出话来，后天重赛时一定要胜过韩老海，因为他年轻气盛，会的曲子更多更时尚，

而韩老海除了几首老掉牙的曲子，还会什么？

这时，有个老朋友登门，因为长得特瘦，所以大伙都叫他瘦竹竿。瘦竹竿笑嘻嘻地递过一根烟后说明来意：明天他儿子结婚，特来请韩老海吹唢呐助兴。

韩老海自然是满口答应，谁知瘦竹竿脸上露出怪怪的神情，说：“老海哥，我还有个要求，就是你必须吹足半个小时，其间不能中断，最多换口气、喝口水，至于酬劳嘛，我绝不亏待你，200块够不够？”

韩老海听了一愣，这个要求还真是闻所未闻，但也没什么，半个小时连续吹并不算太大的挑战，自己的体力完全吃得消，何况还能挣



· 新传说 ·

这么多钱，于是就点头答应了下来。

送走瘦竹竿不久，又来了一位老朋友，叫胖根，巧了，他儿子也明天结婚，同样是来请韩老海明天吹唢呐的。

韩老海一听摆摆手，说：“胖根，你来迟了，瘦竹竿刚才来过了，也是请我吹唢呐的，要讲个先来后到，我已经答应他了。”

胖根顿时急了，脸红脖子粗地



嚷道：“又让他抢了先，他凭什么事事都压我？太气人了！”

韩老海一听有点诧异，这话怎么说？胖根“呼哧呼哧”喘了几口粗气后，一咬牙说道：“这样吧，老海哥，瘦竹竿先来请你的，那你就先给他吹好了，这点我认了，但给他家吹过后再给我家吹好不好？”

韩老海说行，谁知胖根又说：“可我有一个要求，你给我家吹的时间必须比他家长，行不行？”

韩老海一听更诧异了，脱口叫道：“今天你们二位怪了，怎么都提一些怪要求？告诉你，瘦竹竿要我吹足半个小时，中间除了换气、喝水，不许中断……”

胖根一听就怒了，跺脚叫道：“瘦竹竿他……他这是给我下药啊，欺人太甚、欺人太甚！”

韩老海完全蒙了，胖根说：“还不明白吗？瘦竹竿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折腾你，让你一口气吹半个小时，等再给我家吹时就没劲了，他这是故意挖坑要我好看！”

韩老海想了想，突然明白了，瘦竹竿和胖根两家房子一前一后，曾经因为一点小事，闹得不愉快，两家儿子选择同一天结婚也是在暗地里较劲哩，而现在抢夺他韩老海





同样是为了向对方示威。

这时，胖根叫道：“老海哥，这样好了，你给他吹完，休息一下再给我吹，但要吹足一个小时。迟也有迟的好处，可以比着来。至于价钱你说了算，我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，400块，够了吧？”

胖根说完转身就走，刚走了两步，身后韩老海喊道：“等一下，这个……我不吹！”

胖根一惊，回过头看到韩老海一脸的坚决，不像是在开玩笑。韩老海说：“最多半小时，我岁数大了，真的吹不动了。”

胖根一听就急了，叫道：“老海，你不够意思，谁不知道你是唢呐王，怎么会吹不动？噢，是不是嫌钱少？这样好了，我给你500，现在就给！”

韩老海一把按住胖根的手，一字一句用力说道：“甭说500，就是5000，我也只吹半个小时。”

胖根气得又喘起粗气来了，好半天才说道：“老海，你是我的老哥哥，我一向尊重你，可你这回不帮我这个忙，就不要怪我翻脸无情了，我听说这回唢呐大赛林宝贵跟你打了个平手，你不答应的话，我就找他了。”

韩老海说：“随你找谁，我

不生气。老伙计，何苦呢……”

胖根暴跳如雷：“老海，以后我就没你这个朋友了，再见！”

到了晚上，韩老海听说，林宝贵痛快地答应了胖根的要求，明天不间断地吹上一个小时。韩老海当然明白，林宝贵是想借这个机会，跟他示威哩。

第二天，韩老海来到瘦竹竿家，等吉时到了，他举起锃亮的唢呐，一扬头，一首首欢快的唢呐曲调响了起来，大伙们忙着迎新娘，个个喜气洋洋，院内院外顿时一片欢腾。

没过多久，又有一阵嘹亮的唢呐声传了过来，有人说是胖根家的新娘子也进门了，吹唢呐的是林宝贵，听说要吹上整整一个小时。可韩老海好像没听到林宝贵的唢呐声，依旧专注地吹着，那曲调如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中间没有半点停顿，果然是唢呐王，大家个个鼓掌叫好。不知不觉中半个小时到了，韩老海走了，而隔壁胖根家的唢呐声还在响着，并且越发高亢，看样子林宝贵真的要吹足一个小时了，瘦竹竿全家人的脸顿时阴了下来。

谁知，就在这时又有一阵唢呐声响了起来，听声音隔着老远，可丝毫没有林宝贵的唢呐声压下



·新传说·

去，反而更显得穿透人心。这是谁吹的啊？难道村里还有第三位唢呐高手？

很快有人来说，隔着几家的王奶奶刚刚咽气，享年98岁，高寿而仙游算是喜丧。而吹唢呐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韩老海！

可他昨天不是跟胖根说，他只能吹半个小时吗？为什么现在还这般有劲？

两户娶亲的人家正发愣，就在这时，林宝贵放下了唢呐，若有所思地听着韩老海那出神入化的唢呐声，沉吟了一会儿对胖根说：“胖叔，我吹足半个小时了，我不吹了，我事先答应你吹足一个小时，现在算我违约，所以辛苦费不要了，好不好？”

一向牛脾气的胖根此刻竟点

点头说：“半小时就半小时吧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辛苦费当然是要给的。”说着，他独自望向唢呐声传来的方向，喃喃道，“老海哥，我懂你的苦心了！”

第二天，村里传出一个新闻：瘦竹竿和胖根这两家和好了，是瘦竹竿主动拎着两瓶好酒登了胖根的家门，因为胖根家没有吹上一个小时，这就意味着胖根家没有压瘦竹竿家一头，瘦竹竿自然心领神会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见坡就下，多好啊！

紧接着，村里又爆出一个新闻，林宝贵来到韩老海家，心悦诚服地说：“老海叔，我不和你比了，因为我不如你，你才是真正的唢呐王。”

有人问林宝贵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服输，林宝贵说：“怎么叫无缘无故呢？人家老海叔明明还有力气到胖叔家吹，可他就是放着钱不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想让那两家的积怨越积越深，这才是真正的唢呐王的胸怀，这是艺德，所以我远不如老海叔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颖）







# 一幅画 最合适的 价格

□ [美国] 詹姆斯·霍尔丁

一所艺术学院每周四都会举办鉴定会，人们可以把艺术品带来，免费让专家们鉴定真伪和价值。卡莫迪是油画类的负责人，这天他遇到了一个衣着破旧、蓄着胡子的男子，自称乔治，他代姐姐来鉴定一幅现代派画作，作者是卡尔顿·桑普森。

卡莫迪仔细看了看画说：“卡尔顿·桑普森是著名的现代派画家之一，他的画按市价可以卖到6000至15000美元。不过你手里的这幅我不好立刻下结论，如果你愿意把画留在这里几天，我想让哈撒韦教授亲自鉴定一下。”

卡莫迪告诉乔治，哈撒韦教授是美术系的系主任，也是国内最有

权威的艺术史学家和艺术鉴赏家。听了这话，乔治同意了，约定下周四再来。

周四这天，乔治又来到了鉴定会，询问那幅画的价值。卡莫迪以一种遗憾的口气告诉乔治，哈撒韦教授对这幅画做了极为细致的审查，但很遗憾，它是一幅赝品，尽管仿得很出色。

乔治不甘心地问道：“你们有什么特殊仪器吗？怎么就能断定这是一幅假画呢？”

卡莫迪说：“教授有一双火眼金睛，凭着他的经验，能看出最细微的笔触和色调是否符合作者的习惯，还有许多别的迹象，你们外行人是不懂的。”



“可是我姐姐急着用钱呢！”乔治咕哝着说，“我们还以为会有奇迹出现。”

卡莫迪笑了：“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奇迹是出现了。”

“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哈撒韦教授非常喜欢这幅画，他认为这幅伪造品是极好的教学道具，愿意出 200 美元买下。”

乔治问：“200 美元？不能多一些了吗？”

卡迪莫摇摇头：“最大限度 200 美元，这是从学院美术系预算中开支的，教授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。”

乔治来到系办公室，只见哈撒韦教授坐在皮椅上，面前是一张别致的法国式写字台。哈撒韦教授以

专业口吻告诉乔治，200 美元对于一幅流行艺术的伪造品来说，已经够可观了。乔治还想作最后的抬价：“卡莫迪先生说您认为这是一幅出色的伪造品……”

“噢，的确，我认为它出自一位有天赋的画家之手。”哈撒韦教授取出支票簿，“可悲啊，几百年来，许多有才能的艺术家宁愿模仿他人的作品，而不愿去创造自己的作品。”

“如果他们有能力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”乔治问道。

“为了钱。一个画家如果能复制出一幅让人信服的伦勃朗的画，作为大师原作出售给有钱的私人收藏家，那么他一定能大赚一笔，比他出卖自己的原作可要合算多了。”

乔治微笑着说：“我也很想知道，上哪儿去找个有钱的私人收藏家，让我这幅画以 15000 美元脱手。”

哈撒韦教授朗声大笑道：“如果我认识这么个人的话，我一定早忍不住把自己收藏的伪造品卖给他了。”他站起来，打开桌子后面一个宽敞的壁橱，里面摆放着二十几幅不同规格的油画，“看见了吗，它







们全是赝品——画得真是好极了，就像你这幅桑普森一样。”

哈撒韦教授关上壁橱，又坐回到书桌前：“我把支票开给你还是你姐姐？”

“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开给我吧，我叫卡尔顿·桑普森。教授，难道您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您十五年前的学生，那时您认为我大有前途。”

哈撒韦教授顿时面如死灰：“什么？！”他的目光移向那幅画，“可是……你，你根本不可能是卡尔顿·桑普森……”

“噢，我完全可能是。摆在您面前的不是赝品，而是卡尔顿·桑普森的原作，它是我三周前用自己诚实的手创作出来的，却被您鉴定为伪造品。您可是全国艺术品鉴定的最高权威啊，您难道不感到羞愧吗？”

哈撒韦教授稳了稳神，说：“我仍说这是幅伪造品，而你不是卡尔顿·桑普森。”

“这是我的驾驶执照。”桑普森把证件推到桌子对面，“您想让我亲自画一幅示范画吗？”

“那就是我搞错了，”教授说，“请原谅，我只是个凡人。”

“您不可能搞错，因为您从前

就是这么教我画的。此外，您还拿它和我的另一

幅画进行过比较——就是六年前在学院新博物馆揭幕典礼上，我捐赠给学院的那一幅。”

哈撒韦教授说：“你的意思是我故意说你的画是伪造品，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？”

桑普森朝他咧嘴笑了笑：“您刚刚告诉了我，这样就能以最高的市价卖给私人收藏家，牟取暴利。您壁橱里的那些画，是您亲手绘制的复制品。”

哈撒韦教授有些气急败坏了，桑普森微笑着说：“别着急，教授，您不想知道我是怎么产生怀疑的吗？几周前我去旧金山拜访一位朋友，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叫桑丁的大企业家，此人收集了大量的流行艺术绘画，他说藏品中还有我的《铜管第二》。莫名其妙！我这辈子仅画过一幅关于铜管的画，就是六年前赠给学院的那幅。难道您不觉得这事很蹊跷吗，教授？”

哈撒韦教授微眯起眼睛，不置可否。

桑普森继续说：“所以我请求再看看我的那幅画。桑丁先生把画拿给我看，果然是我的作品。我暗自思忖，难道母校卖掉了我捐赠的



·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·

画？于是我回来后就去了学院博物馆，只见那幅画还好端端地在博物馆里挂着。于是我推想，如果桑丁这幅才是真的，那么博物馆里的必定是复制品——是某位为了捞钱的败类画的。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教授您，我学生时代所崇敬的艺术大师，同时还是有着特殊复制天赋的艺术家。我干得怎么样，教授？”

哈撒韦教授直愣愣地坐着，脸色惨白地说：“假设我偶尔被诱惑……而去伪造一些作品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想要破坏我的事业？要

损坏我一辈子才建立起来的名誉？你想把我毁掉不成，桑普森先生？”

“不，”桑普森耸耸肩说，“我只想得到这样一份工作。”

教授茫然地瞪着他。

桑普森接着说：“我永远也不过是个中等水平的画家了，可我是个不错的复制家，而且我的水平比您要好。我已经厌倦了累死累活地去画一些顶多值15000美元的劣等货。所以我想要的是：卖掉那些收来的原作所赚得的15%，我们可以把我画得较好的复制品当成原作卖出去，以此扩展您的经营。有您这样一位可靠专家的鉴定，再给它们套上个顺理成章的出处，谁还会提出疑问？您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发誓，您壁橱里随便哪幅原作，我都能画出上佳的复制品。”

哈撒韦教授犹豫了片刻，点头说：“我仍然同意我十五年前说过的话——卡尔顿·桑普森是我最有才能的学生之一。”

桑普森随手指着一幅画说：“就这幅，您估计原作能卖多少？”

“哪儿都能卖它个100万。”

桑普森笑着说：“这才是我认为一幅画最合适的价格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王 琦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 夫）







狗咬人，命案扑朔迷离；细判案，多少恩怨情仇。



# 板凳犬

□ 王永坤

## 奇案

**清**朝光绪年间，扬州人江旬刚到苏北芒山当知县，这天有人报案，说县城首富米百万的独生子被一条小狗给咬死了！奇的是，这条小狗是他刚过门的新媳妇程娟娘抱来的，岂不是谋杀亲夫了？江知县接案后不敢怠慢，急忙带着三班衙役赶了过去。

到了出事的东厢房，只见少爷米来富的尸体蜷缩在内室门口，脖颈上果然一个深深的血洞，身下已成血泊；不远处一条短腿小狗四仰八叉倒在墙角，也已气绝身亡。而厢房内，一个模样俊俏的女子被五花大绑起来，由两个女仆看守着，

不用说，她就是程娟娘了。

年过六旬的米百万悲伤万分，他的妻子花氏更是号啕大哭。米百万拉住江知县诉说道：“江大人，事到如今，小老儿我也不怕自揭家丑了！悔只悔不该给蠢儿子说个漂亮的媳妇儿，反把他送上了绝路！”

说起这少爷米来富，虽生在富贵之家，却是个缺心眼的大傻子。米百万仗着有钱，早早就为儿子定下了亲事，新娘子就是有“芒山一枝花”之称的程娟娘，程父是药铺掌柜，贪图钱财，程娟娘自然对这桩婚事格外不满，无奈胳膊拗不过大腿。不过她也留了一手，随身带来一条名叫“黑花”的狗，这黑花



· 传闻轶事 ·

身躯矮小，四肢粗短，头背平坦，乍看像条小板凳。

新婚之夜，米来富刚要靠近新娘子，不承想被伏在脚下的黑花一口咬在小腿上，疼得他“嗷嗷”直叫。此后，程娟娘抱着黑花日夜不离身，米来富竟毫无机会一亲芳泽。

此事自有好事之徒传播开来，米百万别提多恼火了。一晃眼，一个月就要过去了，按芒山风俗，新娘子满一个月以后要回娘家，谓之“回门”。常常有对丈夫不满意的新娘借机长住娘家，令夫家无可奈何。

昨天晚上，米来富和几个狐朋狗友又聚在一起胡吃海喝，在朋友的怂恿下，他仗着酒劲，拎了根桑木棍回家——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要他踹开内室门，先一棍子打死扑上来的黑花再说。想不到少爷自己却被黑花给咬死了！

米家的管家老李说，他听到少爷惨叫就赶忙跑出来看，见此惨状慌忙去向老爷报信，跌跌撞撞走到中院的月亮门，不料两腿猛地被绊了一下，爬起来一看，撞着他的竟是黑花！月光下，黑花龇牙咧嘴，口角仍有血迹，分外狰狞，老李吓得要死，没想黑花转身跑到月亮门墙下，跷起后腿撒了一泡尿，接着跑到大门旁的流水口，一弓腰窜跑

了。

等米百万夫妇跑到东厢房一看，米来富已然断气了，而黑花不知何时又跑了回来，正在程娟娘的脚下摇着尾巴撒欢呢！米百万气红了眼，操起儿子扔下的那根桑木棍，对准黑花就是一棍子！



程娟娘哭哭啼啼地告诉江知县，说昨天黑花突然失踪了一天，“我猜来猜去，想着黑花肯定被米来富谋害了，天一黑便紧紧顶住内室门，也不敢睡觉。半夜果然听见他踹门，我吓坏了，却突然听到他的惨叫……大人，我是清白的！再说黑花向来只低头咬人的腿，从来不会跳起来咬人喉咙，它一定是疯了，我真没有唆使它！”

江知县略一沉吟，问道：“这黑花你是从哪里抱养的？本县看这种狗的体态，是较少见的犬种呢。”程娟娘道：“我爹开药铺，北芒山有个挖药材的药农老陈头，常常来我家药铺兜售药材。一年前，我见他身后跟着一大两小三条狗，都是黑底白花，长得很奇特，他说这种狗叫‘板凳犬’，对主人很忠诚，他为了挖药材特地从东北长白山弄来的，着实稀罕呢。我央求老陈头





给我一条小狗仔，老陈头就把其中一条小母狗崽给了我，也就是黑花……”

江知县听了脸色一变，命老李带自己查看昨晚黑花窜逃的路线，只见泥土地上有几溜零乱的狗足迹，直通东墙下的一个流水口，只是那流水口已被一块大石从外面堵上了。

江知县问老李：“隔壁是什么人家？”老李有点难为情地望向一旁的米百万，欲言又止。米百万倒是冷哼一声接上了腔：“江大人，实不相瞒，东墙隔壁是小老儿的亲家白春民。不过小老儿和他们早就一刀两断，老死不相往来了！”

江知县颇感诧异，却也没再言

语，又查看了月亮门墙下狗的尿痕，方才命衙役将程娟娘带回县衙，说是要进一步审问。但一出了米家大院，江知县就下令将程娟娘放了，让她自回娘家。众衙役诧异莫名！

回到县衙后，江知县即招来任职多年的老师爷，向他密询米百万和白家老死不相往来的缘由。

老师爷告诉江知县，米百万本名米伯万，并非芒山原住民，而是流浪的穷商人，二十多年前携带妻女流落此地，饿昏在街头，是住在街口的白春民把他救活的。白春民开着一爿纸烛店，为人善良，他见米伯万一家实在可怜，便又腾出一间屋子安顿他们。起初，米伯万对





· 传闻轶事 ·

白春民感激万分，又见白春民的儿子白帆与自己女儿兰花是同龄人，主动要求和白春民结成亲家，两家人算是成了一家人。

米伯万头脑精明，建议白春民把纸烛店改成了粮店，渐渐成了店里的掌管。后来米伯万动起坏心思，和白春民翻脸闹分家，他私下贿赂知县，得了白春民的大半祖宅，此后又连开几处分店，钱财雪球一般越滚越大，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米百万”。米百万之妻深知丈夫做的是昧心之事，不两年得了个“怔忡”之症，一病不起。这下倒称了米百万的心，他很快续娶了女戏子花氏，又生下儿子米来富。

已嫁到白家的女儿兰花和丈夫白帆生儿育女，日子本就过得紧巴巴，操劳过度的白春民又长年卧病在床，日子就更艰难了。米百万在花氏的挑拨下对兰花不管不顾，兰花痛恨父亲薄情寡义，便也同父亲断绝了往来……



听了师爷的这番话，江知县点点头，又派人传来了药农老陈头和他的“板凳犬”。老陈头证实了程娟娘的话，但现在他身边只有那条

老母狗了，那条公崽半个月前在夜里被人偷走了，他当时追了几里地都没有追上偷狗贼！老陈头还告诉江知县，板凳犬嗅觉灵敏异常，又特别看重血缘亲情，对于死去的同类，虽埋骨地下几里远，它都能嗅得出，必至其地悲叫一番。

江知县听了，心中更有数了。第二天，江知县带着衙役们和老陈头，再次去了米家大院。老陈头手中牵着的母狗一进院，就直往后院的一口废井奔去，“呜呜”悲叫——原来，昨天米百万张罗儿子的丧事，叫人把死狗扔进了废井里，又填了不少土，但依旧被老母狗嗅了出来，老母狗悲鸣半天，忽又穿过米家大院，一头冲向东邻白家，狂吠不止。

白帆和兰花慌慌张张打开院门，只见老母狗蹿到一棵梧桐树下，双爪直刨地面，几下便挖出一具狗尸来，又是一条白底黑花的板凳犬！江知县打量了一下小院，几间破败凄凉的茅房，只有西面的偏房还算齐整，但门窗紧闭着。

“什么人住在西面偏房里，怎么到现在都不开门？”江知县问道。

“是、是我父亲。他一向病着，昨晚睡觉前我去问安，他说他夜里睡不安稳，今早要迟些起床……”白帆慌忙回答。





江知县命白帆打开房门，却见一个人直挺挺地吊在了房梁上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白春民！而在他的双脚脚下，放着一具扎好的纸人偶，仔细一看，纸人偶的衣服及面容竟和米来富一般无二，栩栩如生，而且在脖颈上也撕裂了一个大口子！

“爹！”醒过神来的白帆冲上前，紧紧抱住冰冷的遗体，号啕大哭，“爹——您为什么要这样……”

江知县在小屋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封墨迹未干的信。在信中，白春民爽快地承认是自己利用板凳犬咬死米来富的，动机自然是要报复米百万。他从老陈头家里偷来小公犬，然后扎了个纸人偶米来富，把食物塞在纸人偶脖子处，让小公犬每每跳起来咬着吃。

前天凌晨，他把小公犬抱到米家墙下的流水口处，引来并捉住了黑花，两条小狗有一年时间没相聚了，自是一番亲热。但没过多久，他就把两条小狗隔离开来，又在黑花身上洒了不少酒，掩盖其气味。小公犬见不到黑花，又嗅不到黑花的气味，烦躁至极。到了半夜，听到隔壁米来富回来了，白春民将小公犬引到墙下流水口，放它去米家大院。饿了一整天的小公犬寻找黑花的气味，自然直奔黑花常居的

东厢房，猛地看到正在踹门的米来富，下意识地跳起来咬在了他的喉咙上……

待小公犬跑回来，白春民又将黑花放回去，并把墙下流水口堵死，从而嫁祸给程娟娘。案发以后，特别是江知县当众释放了程娟娘，白春民顿知大事不妙，为了不至于出乖露丑，选择了畏罪自尽……

几天后，辗转反侧的江知县终于以“凶手白春民已死”为由，将此案了结。老师爷敬佩之余，犹有不解地问道：“江大人，您是怎么想到咬死米来富的那只狗不是黑花，而是另一只板凳犬的？”

江知县哑然一笑：“很简单，因为只有公狗是抬腿撒尿的。”

其实，老师爷有所不知的是，这几天江知县心里纠结得很！他心里明镜似的，真正的凶手并非白春民，而是白帆夫妻二人——能从老陈头家中偷走小公犬的，绝不是经常卧病在床的白春民，只能是年轻力壮的白帆！白春民最多算是个知情人而已，他深感明察秋毫的江知县定会顺藤摸瓜，追究到白家小院里来，只好以生命替儿子儿媳将罪责揽归到自己的头上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王 琦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 颖）



· 新传说 ·

# 寻人启事

□ 金 一



**张**医生是市医院肿瘤科主任，迄今已经工作了三十个年头。

这天上午，张医生接收了一名患者，是一个年仅八岁的小姑娘，名叫莹莹。莹莹长得非常漂亮，白白净净的，浓浓的眉毛下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好像会说话。

莹莹妈向张医生介绍了莹莹的病情：半年前，莹莹突然晕倒在课堂上，老师和几个同学把莹莹送到了医院，经过检查，被诊断为脑瘤。莹莹妈带着莹莹去了北京的各大医院，最后还是失望地带着莹莹回到这里，准备陪她走完最后一程。

张医生听后，心情十分沉重，想不到这么美丽的小姑娘将不久于

人世。每天早上查房时，张医生都会给予莹莹慈母般的微笑，可心里却好像有一根针在扎着。

莹莹的到来，不仅给病房带来了生机，也给护士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她乐观活泼，张医生和护士们都非常喜欢她，并加了她的微信，就连莹莹妈也受到了感染，加了张医生为好友。

然而，莹莹的病情十分不好，脑瘤一直在发展，导致她头痛呕吐越来越频繁，昏迷的次数也越来越多，终于有一天，脑瘤压迫到视神经，她看不见东西了。张医生去查房的时候，莹莹问：“张奶奶，我咋看不见了呢？”

“莹莹，你不要担心，这是给





你用药的副作用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。到时候，莹莹就能看见了，还可以给张奶奶发微信。”张医生心里在流泪，可嘴上却不得不对天真无邪的莹莹撒谎。

莹莹没有说话，停了一会儿，她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妈妈，我想老师了，也想同学们。”

莹莹妈微微一怔，迅速与张医生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忙说：“莹莹，老师和同学们也想你呀！他们还给你送来了花篮，你看……”莹莹妈戛然止口，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因为莹莹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了。

张医生急忙“补台”，笑着说：“是啊，莹莹，不光是老师同学们，还有张奶奶！另外呢，还有每天都过来看你的护士阿姨们！”

这时，莹莹痛苦地呻吟着问道：“张奶奶，我的病是不是治不好啦？我太难受了。”一听莹莹说出这样的话，莹莹妈再也控制不住感情，一捂嘴便跑出了病房，在病房外面抽泣起来。

张医生不由得有些紧张，立即安慰莹莹道：“别担心，张奶奶不是告诉过你吗，

这是药物的副作用。有张奶奶在呢，放心吧！”张医生说完，迅速走出病房，来到莹莹妈的跟前，把莹莹妈拉到自己的办公室。

张医生感到，莹莹妈的感情十分脆弱，动不动就流眼泪，这样会对莹莹的精神有影响，于是她对莹莹妈说：“你一定要坚强，千万不能在莹莹面前流眼泪、哭出声，这样对莹莹的情绪不利……”

莹莹妈含着眼泪，朝张医生摆了摆手，用近乎绝望的眼神望着张医生，然后说道：“张医生，你说的我都懂，可是……莹莹她爸爸半年前出车祸走了，莹莹又摊上这个病，一年间要送走两个最亲的人，我真的是快要崩溃了……”

张医生心里倏地一沉，嗓子一





· 新传说 ·

紧，点了一下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没过几天，莹莹的病情急剧恶化了，反复考虑之后，张医生不得不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莹莹妈一见，在张医生的办公室里撕心裂肺般地痛哭起来，哭着哭着，便晕厥了过去。张医生忙一边掐她的人中，一边高声喊来护士，把莹莹妈抬到了床上。

不一会儿，莹莹妈醒了过来，有气无力地哭着，嘴里反复嘟囔着：“让我替莹莹去死吧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张医生查房时，没有看见莹莹妈，下午快下班的时候，还是没有莹莹妈的影子，张医生心里有些不安了。她来到莹莹的

床前，轻声问道：“莹莹，妈妈呢？”

“妈妈没来。张奶奶，现在是下午几点了？”莹莹看着张医生的方向，有气无力地从嗓子眼儿里挤出这句话。张医生一怔，她觉得莹莹妈的心太狠，这么关键的时候，怎么能丢下莹莹一个人不管了呢？万一母女见不到最后一面，这该是怎样的终生遗憾哪！

这时，手机有一个提示音，张医生掏出手机看了看，微微怔了一下，抬起头对莹莹说：“莹莹，张奶奶去给你打饭。”说完，转身走出了病房。

张医生打来饭，要给莹莹喂饭，谁知莹莹却摇了一下头，说：“现在饿过头了，不想吃了。中午那会儿，走廊里的饭菜味儿可好闻了。”

张医生的鼻子不禁有些发酸，她掏出手机，说道：“莹莹，张奶奶帮你找妈妈。”她按了几个按键后，对莹莹说，“莹莹，妈妈可能有事，来不了医院了。不过，你放心，有张奶奶在，和妈妈一样。”

莹莹甜甜地笑了。







第二天，莹莹妈还是没有露面，莹莹问张医生，妈妈是不是心里着急，不小心走丢了。张医生安慰道：“莹莹，别担心，让张奶奶再想想办法，一定会找到妈妈的。”

莹莹艰难地呼吸着，缓缓地说：“张奶奶，我有一个好办法。手机在枕头旁边，你帮我。”说完，莹莹告诉张医生怎样帮自己操作。

第三天下午，莹莹平静地离开了人世。张医生见过很多患者在自己面前离世，但莹莹的离去让她心如刀绞，因为莹莹太漂亮、太可爱、太懂事了，她才只有八岁啊。张医生含着眼泪给莹莹妈打了一个电话，不久，莹莹妈像疯子一样闯进了张医生的办公室，扑在张医生身上号啕大哭起来。

张医生轻轻拍了拍莹莹妈的肩头，轻声安慰着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。

莹莹妈哭了很久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张医生，你不知道，我、我故意躲出去，是怕看见……莹莹死在我、我面前……那、那太残酷了！我、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啊！我、我会疯掉的呀……”

“我明白，我理解。”张医生边说边拭去了眼角的泪水。

莹莹妈抽泣着：“那天，

我、我忘了莹莹的午饭哪……感谢你给莹莹打晚饭……”

张医生平静地说道：“这是应该的。就算你不发信息告诉我，我也会去做的，这是我的职责啊！”

处理完莹莹的后事，莹莹妈红肿着双眼，来到了张医生的办公室，她紧紧地握住张医生的手，“扑通”一声给张医生跪下了：“张医生，您是一个大好人哪！您送走了莹莹，是莹莹的福气呀！您是我的恩人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啊！”

张医生心里掀起一股热浪，直冲喉头，她眼睛红了，急忙扶起了莹莹妈……

莹莹去世后的“头七”，张医生收到了一条微信，是莹莹妈发过来的。看后，张医生的眼睛不由得潮湿了，她在微信群里讲述了莹莹和她妈妈的故事，接着，她把莹莹妈的微信转发了出去——

“莹莹，妈妈走丢了，你让张奶奶把‘寻人启事’发到了同学群和朋友群里，妈妈回来了。这次你走丢了，妈妈也发个‘寻人启事’。莹莹，你在哪儿？别忘了回家的路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张恩卫）



· 3分钟典藏故事 ·

**美**国有一个名叫葛里斯曼的销售员，他销售安全玻璃的业绩一直都是第一名。

在一次颁奖大会上，主持人问他有什么独特的方法，葛里斯曼说：“每次我去拜访客户时，都会随身携带几块安全玻璃和一把小铁锤。我会问他：‘你相不相信安全玻璃？’如果客户说不相信，我就把玻璃放在他们面前，然后拿锤子往玻璃上一敲。当他们发现玻璃真的没有碎时，他们都会很惊讶。这时，我就趁机问他们：‘你想买多少？’这样，买卖往

往直接成交，而整个过程还不到一分钟。”

这以后，公司其他业务员出去拜访客户的时候，也会随身携带许多块安全玻璃以及一把小铁锤。但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发现葛里斯曼的业绩仍然是第一，对此，他们觉得很奇怪。

于是，在第二年的颁奖大会上，主持人又问他：“他们已经做了和你相同的事情，为什么你的销售业绩仍是第一呢？”

葛里斯曼笑了笑，说：“我的秘诀其实很简单。我早就知道上次说完那个点子之后，其他业务员会很快模仿，所以，自那以后，我到客户那里时，就把玻璃放到他们的桌子上，然后问他们：‘你相信安全玻璃吗？’当他们说不相信时，我就把锤子交给他们，让他们自己砸这块玻璃。”

（作者：宁一；推荐者：田龙华）

你有这些名片吗

**季**羨林的学生曾讲过这样一件事。有一年，学生经常陪季羨林一起到一家邮政营业厅办事。邮政营业厅的大门是那种毛玻璃做的推拉式活动门。学生发现，季羨林每次开门，总是向外拉，从不向里推。他不解地问：“老师，推门不是更方便、更省力吗？您为什么总是要拉呢？”

季羨林说：“对于我自己来说，







推门当然更方便，但如果里面有人正要出来，特别是老人和小孩，推门不是很容易撞到别人吗？而拉门，既避免了撞到里面出来的人，还为里面出来的人开了门，这不是一举多得的好事？”

学生这才明白，难怪自己的老师一生从来没有印制过自己的名片，却处处赢得人们的敬重，原来他有一颗懂得为他人着想的心，这就是他的名片啊！

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，细节很重要。细节是一面镜子，它照出了一个人的人品。而人品是通向成功的桥梁，人品是一个人最好的名片啊！

（作者：邵火焰；推荐者：一米阳光）

**美**国总统发表电视讲话时一般都是站着的，而根据2003年美国《新闻周刊》的一份统计表，小布什是坐着发表电视讲话的总统中，次数最多、时间最长的一位。《新闻周刊》暗指布什不是身体状况堪忧就是惰性十足。小布什的形象因此大跌，然而有个叫巴斯克的商人却从中发现了一个大商机。

巴斯克是华盛顿一家纸杯公司的老板，他在2001年发明了一种“蛋筒式水杯”，下尖上圆，呈“V”字形，这种杯子有两大特性，一是可以节约水，用它喝水必须全喝完，不喝完就无法把杯子放下来；二是可以提高工

作效率，因为谁也无法一直捧着它慢慢喝水。巴斯克一直想打开市场，然而毫无突破口，人们都称它为“世界上最烂的纸杯”。

看了这期《新闻周刊》，巴斯克立刻给白宫写信，还附带了一张“蛋筒式水杯”的说明书，并提议说：“这款杯子能让总统先生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……”

在信寄出后的第十天，巴斯克就收到了来自白宫的第一份订单。此后，人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小布什总统拿着“蛋筒式水杯”站着发表简短的电视讲话，潜台词是：“你们看，我连喝水都这么抓紧时间，怎么可能是一个拖沓的人呢？”

结果，小布什的形象还真的因此有所提升，而很多公司和办公楼都开始效仿着购买巴斯克的“蛋筒式水杯”。就这样，巴斯克的杯子一下子就打开了市场。

（作者：李克红；推荐者：桃子）

（本栏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

# 房主 该不该赔

□ 陈伯群



尹大妈有套空置房，正想租出去，育才外国语学校的龙老师就找上门来，要租她的房子。双方一拍即合，谈妥后立马就签了房屋租赁合同。

谁知没过多久，龙老师就来找尹大妈，说：“不好了，昨晚刮狂风，把阳台上的窗玻璃刮落了。”尹大妈对龙老师说：“合同有明文规定，你租住期间，发生的损坏都该你维修。”

龙老师说：“窗玻璃坏了是应该我维修。”尹大妈一脸疑惑：“那你还来找我干啥？”

龙老师又说：“窗玻璃掉下来

后，砸在停在下面的‘奔驰’轿车上，把轿车的引擎盖以及左侧车身砸坏了，车主要求赔偿。”

尹大妈惴惴不安地问：“赔多少钱？”

龙老师哭丧着脸说：“19300元。你是房东，也应该赔点吧。”

没想到尹大妈一口拒绝，凭什麼要我房东赔？龙老师说不出理由，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。

事后，尹大妈特意去调查了整个事故的情况，她从物业那里了解到，是因为龙老师没关紧窗户，才造成狂风吹动窗户，使窗户剧烈碰撞，把窗玻璃碰落的。尹大妈觉得







这事不是自己的责任，所以也没把它放在心上。

谁知没过几天，一个自称是龙老师代理律师的人找上门来，要和尹大妈协商窗玻璃砸坏奔驰轿车赔偿的事。

对方说明来意，尹大妈振振有词地反驳道：“造成事故的原因是龙老师没有把窗户关紧，狂风刮在窗户上，才造成窗户碰撞，引发窗玻璃碰落，砸坏轿车的，所以，责任在他，应该由他赔偿全部损失，你怎么来找我呢！”

律师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尹大妈，你把房子租出去后，再去看过没有？”

尹大妈感到奇怪，反问道：“我租出去了，还去看啥？”

律师耐心地说道：“根据法律规定，尹大妈，你作为房屋的所有人及管理人，有确保出租房屋及其提供的设施、设备安全的义务，应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维护，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，并提醒房客随时注意可能发生的事故，你去都没去，当然就没进行安全检查和安全提醒，是不是？”

尹大妈低下了头。律师又问：“是不是也没提醒过他关紧窗户？”尹大妈不得不承认，都没有。律师

这才说：“因此，你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。”

尹大妈也很通情达理，最后，经过双方协商，按照70%和30%的侵权损害赔偿 responsibility，龙老师赔偿13500元，尹大妈赔偿5800元。

**律师点评：**《房主该不该赔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，即租赁房发生意外伤害的法律责任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修缮出租房屋是出租人的责任，出租人对房屋及其设备，应当及时、认真地检查、修缮，保障住房安全等。

租赁城市私有房屋，由出租人和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

故事中尹大妈将房子出租给龙老师，除了因龙老师导致的问题，正常的修缮由尹大妈承担。

而如果是台风所致，这应当是尹大妈对不可抗力的危害估计不足，没有及时查看和提醒，这个责任是她必须要承担的。

此外，龙老师作为租客自然也应尽到安全使用义务，台风来袭关好门窗是基本常识，故双方按照一定比例各自承担相应责任是符合法律要求的。

（题图：张思卫）



· 东方夜谈 ·

# 命悬一线

□ 鹰翔狼啸



老杨上有七十多岁的老母，下有两个正在上初中的儿子，妻子是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，全家人的生计重担全压在他一人肩上。所以除了辛苦工作外，老杨还时常干点零活贴补家用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老杨这根顶梁柱塌了。那晚他去帮石料厂运石头，却在路上遇到土石塌落，脑袋被一块大石砸个正着，当场一命呜呼。老杨的魂魄凄凄惨惨地进了阴曹，遇上来接他魂魄的鬼差，双方不由同时惊叫：“是你？”

老杨这是遇到熟人了。这位鬼差姓魏，生前曾和老杨做过工友，两人的关系蛮不错。后来他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，家里穷得连后事

都办不起，多亏老杨和几个热心工友的帮忙才得以草草入葬。

老友重逢自是唏嘘不已。老杨泪如滚珠：“家里没了，恐怕一家人早晚都要饿死。”

魏鬼差心里有些不忍，跑到阎王那里帮老杨说了一番好话。阎王念在老杨一生向善，又是死于意外，便答应再给他一次活命的机会，但毕竟生死事关重大，能否抓住这次良机还要看老杨的造化。

魏鬼差赶紧去通知老杨，一听还能活命，老杨喜出望外。魏鬼差提醒他：“你即将回到事发当晚，能否避开这场灭顶之灾就看你的造化。记住，你行动的转变将会影响到那晚事态的发展，但你不能对任





何人泄漏天机，否则你必死无疑。”

老杨连声答应，魏鬼差推了他一把，老杨的魂魄恍惚间不知落在何处。等老杨清醒过来，发现自己果真完好地活着，老母妻儿都在身边，情形完全和事发前一模一样。

有人来敲门，老杨不用看也知道是工友老张，就是这家伙来通知他去拉石头，结果害他送了命！老杨自然不会像上回那样说走就走，而是皱起眉头说：“我这两天工作太忙，今晚想早点休息，这份钱我就不去挣了。”

老杨是条铁汉，过去从未喊过累，母亲听了难过地说：“孩子，你累了就歇歇吧。唉，你可不能倒下去，这个家全靠你了。”

老杨心里一阵翻腾，眼看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而接这一趟活儿能挣好几百，自己怎么能退缩？他不忍让家人失望，咬咬牙说：“没事儿，我去！”

老杨并非失去理智，只是他记着魏鬼差的话，他的行动若改变将会引发连锁反应，那样即使待在家里，也未必安全，有句老话叫“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”，只要不再去那个要他命的地方，就有活下来的机会。

石料厂的货车停在离村头三里

外的土坝上，由于通往仓库的路都是乡间小路，货车进不去，只能雇人用手推车往里拉石头。老杨他们赶到的时候，已经有五六个工人在装车。

拉石头是按车收费的，一趟一百元。老杨和老张都装好车，老张抬腿就要走西边的小路，老杨忙喊住他：“这条路不好走，不如咱们从北边绕过去。”

老张不听，嚷道：“哪有这么娇气？走北边要多走一里多路，我才不要呢，这一晚下来至少跑两趟活。”

老张拉着车径自去了，老杨话到嘴边，还是没敢泄漏天机。

西边这条路是死亡之路，要经过一个叫“葫芦嘴”的谷口，由于前两天下过暴雨，谷顶的土石松动，上回就是该着老杨倒霉，偏巧在他经过那里的时候被滚落的石块砸死。可老杨哪敢明说，只好拉着车走北面的另一条路。

这条路相对好走一点，但因为要绕远，没有别人选择走这里。此时已是午夜，偌大的一条路上只有老杨拉车独行，夜风吹来，他不禁想到如果他能逃过这一劫，那么在葫芦嘴遇难的会是谁？他隐隐觉得自己正亲手将别人送上死路，每往



前迈一步都感到分外沉重。

跑完三趟活，老杨的心越发收紧，时间已经临近两点半，这可是事发时间。装车的师傅一边给老杨装车，一边抱怨：“你怎么搞的？过去你干活多麻利，可今天慢死了，你看看人家老张，才这一会儿就比你多跑了一趟车。你要再这么慢，当心往后没人肯雇你了。”

老杨用眼一瞟，老张已经拉着装好的车出发了，按他的速度，正好赶上出事故。老杨赶紧赶上去，喊道：“老张，你先停一下，我有

事要说。”

只要能错过那段时间，等石块都落下来，说不定就不会有人出事。老杨想先稳住老张，扯上半天再说。可偏偏老张较劲，反而走得更快了，嬉笑着说：“有啥话还非要停下来才能说？哈哈，你如果能追上我，我才听你说。”

老杨只好拼足了劲去追，总算在离葫芦嘴十几米处追上老张。老杨横过手推车挡住去路，喘着粗气说：“干啥要这么着急？累坏身体是自己的，来歇会儿，抽根烟。”

老张也累了，一听有烟抽，这才把车放下，跟老杨席地坐下。老杨掏出烟递给老张，帮他点着，又偷偷看了一下时间，心中暗乐：只有两三分钟了，只要稳住老张，等会儿谷口的石块“哗啦啦”往下一落，就啥事都没有了。

老杨也点了根烟，随口问：“今天你的干劲咋这么足？”

老张吐口烟圈，苦笑了一下：“我那宝贝儿子刚考上大学，正缺学费，我不多出点力赚钱还能靠谁？”







同病相怜，老杨心里也不是滋味，他正出神，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：“舅！”

老杨循声望去，竟然是外甥军军拉着一车石头过来了。老杨一惊，军军刚刚大学毕业，还没找到工作，怎么干起这活来了？他忙喊：“军军，你来这里干啥？”

“我想先干点体力活锻炼自己，顺便挣点小钱。舅，你先帮我瞒着，等我拿到工钱就去看姥姥，给她一个惊喜。”

这分明是惊吓！老杨脸都白了，妹妹和妹夫就这一个儿子，出了事还了得？他扯开喉咙喊：“快停下，我有事找你。”

军军却兴奋地说：“舅，啥事待会儿再说吧。刚才看你拉车跑得飞快，小赵和小李都说你比我们年轻人还厉害，我就跟他们赌一顿饭，说要在葫芦嘴之前赶上你。幸亏你在这里休息，要不我还真的要输。”

眼看军军离谷口越来越近，老杨再也顾不上自身安危，疯了般冲过去。军军刚刚进入谷口，老杨硬是挤到前面，拼尽全力将军军连人带车推出去。就在这时，头顶“轰隆隆”滚落数块石头，老杨再次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隐隐听到军军和老张的惊呼声……

恍惚间，老杨觉得自己只剩灵魂了，前方魏鬼差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老杨黯然低下头，叹息着说：“真是辜负你这番美意了，但我不能让别人替我去死。看来是命中注定，我死而无怨。”

魏鬼差笑道：“你只是被滚落的石块擦伤了左臂的一点皮，人是被吓晕的，怎么会死？”

老杨惊呆了：“这、这怎么可能？”

“其实，阎王给你的这次生机，真正考验的是你的良心。如果你只求自己活命，忍心看着别人走向危险，那你才是死定了。就算你躲过谷顶的石块，也会在回家的路上被毒蛇咬死。要想躲过这场死劫，只有用舍己救人的善心，才可以感动天地去挽回生命。”

这一切就像一场梦，老杨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被一阵急促的呼叫声惊醒。老杨费力地睁开眼，却见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，家人都围在身边，见他醒来，个个欣喜若狂。老杨还不相信真的躲过了这一劫，他试着活动了一下身体，却只感到左臂有微微阵痛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赵媛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# 正月十五 舞龙灯

[ ] 汪培君

这年，连续的干旱，使沿海一带的粮食少收了七八成，老百姓自己吃不饱，也就没有东西喂猪，因此除夕那天用来敬天的猪头，是用南瓜雕刻成的。

玉皇大帝在凌霄宝殿闻着气味不对，立刻召来土地爷询问。土地爷如实一报，玉皇大帝不由大怒：“这些凡人竟敢这样糊弄天庭，非严惩他们不可！”

玉皇大帝又召东海龙王至凌霄宝殿，命令他不许下雨，让老百姓来年一粒粮食也收不到！东海龙王听罢，不忍心老百姓遭罪，为他们辩护道：“百姓们没有真猪，改用南瓜雕刻猪头，正是说明他们尊敬天庭，而非糊弄……”玉帝怒气正盛，打断龙王说：“他们以假充真，



就是不敬，必须严惩！你什么也别说了，回去执行吧。”

龙王回到龙宫，愁眉不展。眼看着就到了春耕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如果再不下雨，老百姓连地也耕不起来，还怎么种庄稼？没有庄稼，他们怎么生存？龙王心想：这样不行，自己一定要想办法降雨，让老百姓种上庄稼。

正这样想着，天庭突然来使传旨，责令龙王速将海水的数量禀报玉帝。龙王一听，知道这是玉帝怕他偷偷降雨出的狠招，他心想：如果瞒报一些海水，不是照样可以偷偷降雨吗？可是，万一玉帝亲自查看怎么办？龙王苦思冥想，终于有





了主意,接着便进行了周密的安排。

龙王又来到凌霄宝殿,将十成海水只报了七成。玉帝闻听大惊,问:“怎么少了那么多?”龙王回答,是连续干旱造成的,海水比正常时降了三成。玉帝不信,龙王便请玉帝亲自到南天门外查看,若有半点虚假,任凭玉帝扒龙皮、抽龙筋。

玉帝立刻起身,驾着祥云,来到南天门外,往东海观望,果真见到海水下降了不少。回到凌霄宝殿后,玉帝告诉龙王,他随时会再察看,一旦发现海水减少,就拿龙王是问。

龙王回到东海后,夸奖鱼鳖虾蟹们干得好。原来龙王交代,一旦发现天上出现祥云,所有鱼鳖虾蟹不论大小,都要拼命喝水,确保海水下降三成。等祥云退了以后,再把海水吐出来。

当天夜里,龙王便偷偷降下了一场雨。

转眼间又到了一年除夕,玉帝闻到了猪头的香味,他有些迷惑,就叫来土地爷问道:“前一年降了雨,那些凡人敬天还以假充真,这一年滴雨未下,怎么倒有了真正的猪头?”土地爷回答:“今年一年都是风调雨顺,玉帝怎么说没下一滴雨?”玉帝不相信风调雨顺之说,

就驾着祥云,来到南天门外。他看了看东海,说:

“海水一点也没有减少,这雨水是从何处而来?”土地爷自然不知,只好请玉帝问龙王。

龙王即刻赶到了凌霄宝殿,他郑重地保证,这一年是严格遵照了玉帝的旨意,一滴雨也没有下过,假若玉帝不信,去南天门外看一看海水的多少便知。玉帝冷冷地说:“我已经看过了,只是我不明白,若不是你下雨,粮食怎么会丰收,那些凡人怎么会有猪头敬天?只有你才能够兴云布雨,这点你必须给我说清楚。”

龙王一见躲不过,只好说道:“您每次召见我,都嫌我慢,所以在这一年里,我正拼命练习一种飞行术……”玉帝打断他:“没有问你这个,回答我问的事情。”龙王表示他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,便接着说道:“这一年,我经常在天上飞来飞去,由于练得投入又卖力,常常汗流浹背,也许正是落下的汗水,灌溉了下界的土地。”

这番话玉帝挑不出毛病,想了想说:“对凡人们的严惩继续,以后你不许再练什么飞行术,没有我召你来天宫的命令,不得出龙宫半步!”



不能再偷偷降雨了，龙王只能另想办法，苦熬了几个昼夜，他还真想出了办法。他让穿山甲从海底往内陆钻通道，把水送到各地，从地下冒出来，供老百姓灌溉。

玉帝秘密召见过土地爷，让他严密监视，一旦有雨点落下便立刻报告，玉帝要亲自到东海抓龙王的现行。

土地爷在凡间看到各地突然冒出的泉水，就知道是龙王所为。但土地爷享的是人间烟火，自然希望老百姓有饭吃、有水喝，所以他只报告没有下雨，只字不提泉水的事。

玉帝偶尔发现下界的庄稼长势良好，再次把土地爷叫到天宫，土地爷这才告诉他庄稼是泉水浇的，他正在查找这些泉水的来历，查清后即刻禀奏。玉帝听出土地爷有偏袒之心，气呼呼地限土地爷三天内查清，否则抽掉仙骨，罚他去投猪胎。

土地爷只得去找龙王说明。龙王保证，他不会连累土地爷，这便去凌霄宝殿领罪。

龙王来到玉帝面前，告诉玉帝下雨和泉水都是他一人所为，玉帝想罚就罚他。玉帝给他两条路选，一是继续惩罚百姓，二是要他的命。

龙王果断选择了后者。玉帝假惺惺地说：“看在你自己承认错误的分上，那就让你选个自己喜欢的死法。”龙王想了想回答：“请把我挂在南天门外，三天揭一块鳞片，直至力竭而亡。”玉帝大惊，问：“为什么选这么痛苦的死法？”龙王坦然一笑，没有回答。

第二天龙王被挂在南天门外，行刑者用尽全力，活生生揭下一块鳞片。龙王疼得大叫一声昏死过去，接着冒出一身冷汗，汗水落下来，便成了凡间的一场雨。

三天揭一块鳞片，凡间便三天一场雨，直至来年的正月十五揭下最后一块鳞片，龙王昏死后再也没有醒来。但龙王的灵魂不散，经常化作一道彩虹，察看凡间……

土地爷把龙王的事在百姓中传开，老百姓为了纪念龙王，每到正月十五，便扎龙灯舞动到二月二龙抬头，渐渐成了习俗。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：刘为民）

朱虹：zhong98305@sina.com

王琦：wangqi\_8656@126.com

刘雁君：nina\_lyj@sina.com

黄怡亲：hyq\_0415@qq.com

赵媛佳：babyfuji@126.com





天上真能掉馅饼？嘿，这“好事”就被阿P撞见了……



## 砸出来的 “好事”

□ 梁永逸

阿P是个无业游民，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做梦都想着哪日天上掉好事。

这天，阿P一边捧着手机玩，一边在街上乱逛。逛到一条冷清的街巷，忽然“咚”一声响，眼前一黑，差点摔倒在地上。原来，他只顾着玩手机，竟一头撞在了一棵树上。也不知哪个缺德鬼将半瓶矿泉水搁在树丫上，阿P这么一撞，矿泉水掉下来，正好砸在他头上。

阿P气不打一处来，他索性嫁“祸”给树旁的楼房，指着楼上大喊大叫：“他妈的，谁扔的东西砸到老子了？快下来，不然我要报警了！”

骂够了，气也出了，阿P刚要抬脚呢，就有一个瘦子从楼上下来了。瘦子来到阿P跟前，压着怒气问：“小子，你在这儿嚷嚷啥？”阿P指着自已脑门上的包，反问：“是不是你砸的东西？”“是又咋样？不是又咋样？”瘦子不甘示弱。

两人的争吵很快引来不少驻足围观的人，瘦子不想再与阿P纠缠下去，转身欲走，可阿P胆子更壮了，他索性一把扯住瘦子，向围观群众大声说：“大伙儿你们评评理，我从这走过，这人从楼上扔东西，把我脑袋砸出个大包。你们说，他该不该赔？”

人们一听，信以为真，都纷



纷纷声援阿P，指责瘦子的不对。眼见事情越闹越大，瘦子用商量的口气对阿P说：“就算是扔的东西吧，你想咋办？有话好说。”

阿P一听，这瘦子竟然主动背锅，不由得更加狂妄，他伸出一根手指：“好！赔我一千元医药费，这事就了，不然，我马上报警！让警察来评理！”说着，他装模作样要掏手机打电话。

瘦子见了，连忙拦住，说：“等等，一切好商量，让我先打个电话。”说着，瘦子就到一边用手捂着手机打电话去了。打完电话回来，瘦子竟掏出一叠钞票，一把塞到阿P手里：“兄弟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受惊了，这点钱算是医药费了，你也甭在这儿闹了行不？”

见钱哪有不拿的道理？等瘦子走后，阿P赶紧把那叠钱一数，竟是一千块，可把阿P乐坏了，他搞不明白：那瘦子是不是疯了？或者钱多得没地方花呀？

第二天，阿P鬼使神差又走到那栋楼房下，瞧准四下里没人，他捡起地上一块小石头掂了掂，使劲朝脑门上一丢，接着就朝楼上叫骂开了：“没长眼哪？哪个缺德的乱丢东西，砸到你老子啦！”

叫骂了几通，不见有动静，阿P不由得一阵沮丧，心说：算了吧，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傻子呀？不料，这时，一个满脸横肉的胖子从楼上下来了。这胖子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，不跟阿P多说，也掏出一千块钱塞给他。

谁说天上不会掉“馅饼”？自己不就撞大运了吗？阿P得意极了，也不多想了，几天就把钱挥霍一空。

钱花完后，阿P又来到那条街。这一次，他带了一只空酒瓶，先是朝空中乱骂了几嗓，可骂来骂去也不见有人下来。难道是被识破了？阿P咬咬牙，将空酒瓶往自己头上敲。随着“啪”一声响，酒瓶破了，阿P的头也流血了。他丢开破酒瓶，捂着头上伤口，鬼哭狼嚎地骂起来：“楼上的哪个混蛋呀！哎哟！谁丢的东西？再不下来，我就报警啦！”

他这样一叫，楼上果真就有人下来了。阿P得意地抬头一看，不由吃了一惊，瘦子和胖子竟一起下来了！更让他吃惊的是，两人满脸凶相，不由分说架起阿P就往楼上拖。

“你们乱丢东西，把人砸伤了，你们还想干什么？”阿P感到有点不对劲，壮着胆子问。





瘦子和胖子根本不理睬阿P的挣扎，强行把他架到四楼一户房间里。

到了里面，阿P抬头一看，立马傻了眼，除了瘦子和胖子，房间里还有四五个面色不善的汉子。房间里到处是各种提炼器皿，一包包白色的粉末摆在桌上，这儿竟是一处制毒窝点！

那瘦子指着阿P，问一个戴眼镜的：“大哥，这小子已经打发过两次，他还敢来捣乱，该怎么处理？”

“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眼镜狠狠地踢了阿P一脚，“先把他关起来，等晚上再弄死他！”

阿P吓得浑身发抖，肠子都

悔青了。他被关进一间小黑屋，两手反绑着，脚被捆了好几道，他的眼睛也被蒙上了。阿P试着挣扎了半天，根本就不可能挣脱，只有等着被杀人灭口了。

可还没天黑，一群警察却从天而降，将他们统统抓住了。

警察们撞开关押阿P的房间，见阿P手脚被捆得结实，眼睛上还蒙着布。

带队的警官有点不可思议地问阿P：“我们收到报警短信才赶过来的，难道报警的人就是你？”

阿P吃力地点点头。原来，他本来快绝望了，但忽然听到一阵手机振动声。没想到歹徒一时疏忽，将他的手机丢在屋角一张桌子上。阿P拼着吃奶的劲，终于挪近手机，

并成功发出报警短信。

警官瞧了瞧捆得像个粽子一样的阿P，问道：“可你这个样子是怎么发短信的？”

阿P感叹一声：“我别的不擅长，就是擅长玩手机，就算闭着眼睛、只用脚趾我也照样清楚各个键的位置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王琦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顾子易）





# 印章的故事

□ 范大宇



王晶民头脑特别灵光，而且是个“吃亏难受，占便宜没够”的人。最近，他凭借书画方面的特长，调到了省城一个文化部门。

这天，在一个饭局上，王晶民认识了“芦雅斋”的老板刘品。这刘品，长得五大三粗，说自己刚刚从国外回来，开家小店玩玩。王晶民撇撇嘴，心说：又是一个想附庸风雅的土豪，但他这个店对自己有用。从那以后，这王晶民就隔三差五地往“芦雅斋”跑，把自己和儿子的字画拿到那儿寄售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刘品还真帮他卖了十几幅，价钱也可以。王晶民乐，想着：可捉住一个能卖我字

画的主儿了，这人必须深交！王晶民就想送刘品几幅字画加深感情。但当王晶民铺开宣纸后，心里“咯噔”一动，小算盘“啪啪啪”地打开了，谁能保证我的字画日后不升值呢？要是那样，岂不是太便宜这个刘品了。于是，王晶民改变了主意，字画不送了，改送刘品一个印章。印章不像字画，不怎么会升值，上面刻上“刘品之印”四个字，既显得文雅，又能传达心意。

王晶民翻出了一块高仿鸡血石料，左瞄瞄，右看看，就要动手。在他看来，这刘品虽然开的是字画店，但他在这行里只是个菜鸟，这石料，他哪儿辨别得出好坏高低





来？还不得当个宝贝捧着。

正在这时，王晶民的儿子王弟回来了。王晶民眼前一亮，哈哈，这玩意儿哪还用得着自己动手，就让我儿子练练手吧，于是“一二三四”对王弟说了。三天后，王弟对父亲说，印章弄好了。王晶民就随口说：“那，你再辛苦一趟，给那个刘品送去吧。”为了做足表面功夫，王晶民还特意写了封辞藻华丽的信，让王弟一并带去。

王弟来到“芦雅斋”，将印章和信交给了刘品。刘品把印章拿在手上看了看，一愣，问：“这是你父亲专门为我刻的？”

“对对对，我爸爸说您特够朋友，特意为您刻的。”

“这石料？”

王弟一愣，因为他不知道这高仿的石料是不是被刘品看出来了，就吞吞吐吐随口应道：“啊，这是我爸爸保存多年的好石料。”说完，他心虚得直擦汗。

刘品大笑，说：“那，谢谢了！”

王晶民听儿子说完送印章的过程，乐得直颤，暗暗地想：我真没看走眼，这刘品，什么都不懂。他要是能看出高仿的东西，那太阳得从西边升起来。赶明儿，我得多往他那儿送一些寄卖的字画，多赚些

回来。

这天，王晶民要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刻枚印章，他明白，这次血本是要出的。于是他就去取一块自己珍藏的真品鸡血石。可怪了，这鸡血石竟没了！他急了，在屋里屋外翻了七七四十九遍，翻得像日本鬼子进村似的，但就是找不着。这时，正巧王弟进屋，王晶民就随口问他。一问二问，原来那天王弟一时找不着那块高仿石料，就随手在王晶民的石料盒子里翻了一块。王弟认为这也是块高仿石料，可他哪能想到，这是价值十万块钱的真品呀。

王晶民气得“啪啪啪啪”给了儿子几个大耳刮子，边打边骂：“教了你几年，怎么还是一点眼力都没有？”

十万块钱的石料白送给了刘品，王晶民心疼得直想跳楼。他岂能咽下这口窝囊气？琢磨来琢磨去，决定硬着头皮亲自出马把它讨要回来。

王晶民来到“芦雅斋”，没开口先笑得像个弥勒佛，然后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说：“刘兄，那天我给您刻的印章，太急了，少了东西。”

“嗯，什么东西？”



· 新传说 ·

“这印章应该是双边双框，在侧面也应该有敬语的，可是我一忙，竟忘记了。您看，您先给我，我拿回家补上，再给您送回来，好吗？要不，这多失礼呀！”

刘品摇摇头，说：“哎，不用麻烦了。”

“您这是什么话，小弟我既然送您一枚印章，怎么也得下足功夫不是？”

刘品思忖了一会儿，从屋里取出那枚印章，递给了王晶民。那一刻，王晶民真想喊万岁。

半个月后，王晶民将偷梁换柱的一枚高仿鸡血石印章给刘品送去了，并顺带了一大批代卖的字画。

刘品扫了一眼印章，又在手上掂了掂，一愣，随即盯着王晶民要说什么。王晶民如坐针毡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刘兄，这印章如何？”

刘品微微一笑，一甩手，将印章扔到了一边，说：“不错，不错！看来，真不能小瞧你呀！”

这天，王晶民正在家中作画，儿子王弟回来了，从汽车后备厢卸下来半车的字画。

“哎哎哎，怎么回事？”

王弟哭丧着脸，说：“刘老板说了，咱们这字画卖不动，他怕耽

误事儿，所以全给退回来了。”

啊？王晶民开口就骂。

从那以后，王晶民与刘品再无来往。

半年后，一个特大消息在当地书画界传开了，说国内著名的书画家石波个人篆刻书画展在省博物馆开展。王晶民闻听，心里那个激动呀。他到省城快一年了，极想认识一下这位十几年前从省城走出去的石波大师，可石波这人太低调，好多省城的人都见不着他，认识他的也有限。这下好了，他的个展，总得露面了吧。王晶民就抡胳膊抡腿地使出浑身解数，想着一定得攀附上这个大师。要知道，只要石波指点指点，那自己就能飞黄腾达了呀。这石波可是对自己今后发展有用的贵人。

开展这天，省博物馆人山人海。王晶民竟在大门口看见了刘品。那刘品和一群人，正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。王晶民感到一阵恶心，他装做没见着，脸一扭，走了过去。

王晶民进了大厅，突然发现人们围着一个玻璃展台，里三层外三层的。什么好宝贝这么吸引人？他挤进去一看，“刷”地眼直了。怎么回事？原来这是石波的一组篆刻印章，而正中那枚分明是自己送给





刘品的，这印章怎么会到了石波手上？难道这刘品与石波有特殊关系不成？但这只是一块极普通的高仿鸡血石呀，难道石波也不识货？王晶民心存疑惑，凑上前细细一看，呀，原来自己刻的这枚印章又被加工了，在印章的侧面有一行遒劲有力的行书：“看透而不说破，乃君子之风也。”王晶民眨眨眼，似乎感到什么，又说不出。而这字体，他太熟悉了，因为他曾临摹过千百次，没错，绝对是石波的。天，这是化腐朽为传奇，真正大师也！

这让王晶民想认识石波大师的心愿更加迫切了。这时，一个熟人

走过来，对王晶民点点头，说：“哟，王老师也来了呀。”

“不敢当、不敢当。你也是来观摩的？”

“是啊。”那人边说边往大门口一指，说，“你怎么不去和石波大师打个招呼？”

王晶民一惊，怎么，原来刘品站的那群人中就有石波，怪不得刘品钻那儿去了呢。他冷冷一笑，说：“哎，你看到那个穿红西服的人了吗？他叫刘品，一个商人，也是一个小人。我讨厌他。”

“你说谁？”那人瞪大了眼睛，“穿红西服的？他就是石波大师呀！”

这下子，王晶民彻底蒙了，好半天他才回过味来——原来一直自诩头脑灵光，没想到却做了一件大傻事儿。

王晶民不知自己是怎么挪到石波面前的，他刚要开口问好，石波摇摇头，把食指竖在嘴唇边，“嘘——”然后指指天，指指地，淡淡地说：“王先生，你知、我知、天知、地知，哈哈……”那一刻，王晶民的脸像烧透了的对虾，红得不能再红了。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

## 午餐的秘密

□ 贾 萌

对于父母，有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。

上中学那段时间，父亲是一名工厂职工，母亲没有正式工作。我和父亲中午都要带饭吃，母亲便每天一大早做好午餐，给我们一人装上一个饭盒。那时家里生活紧张，饭菜多是一份主食，一点疙瘩咸菜，配上一份炒青菜。父亲每天要在工厂出大力，而我正是毛头小伙子，像拔节的竹子一样疯长，我们俩人的饭量基本相当。

有天我无意中发现了个秘密，我几乎不敢相信，可是反复观察了几次，终于确定了这个让我心

痛的事实：每当母亲买来肉菜的时候，我和父亲的饭盒里，就会有不同的内容。

那天，我像往常一样抓起饭盒出门，跨上自行车时，不小心把饭盒打翻在地。满满一盒米饭和六七块鸡肉全扣在土里，我捡起来一看，已经沾满了土灰，就算心疼得要命也吃不进嘴了，只能丢掉。如果是往常，我也就这么去学校了，中午饿一顿没什么大不了。可今天要大考，不吃午饭，考试时肯定要饿得发慌。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折回家放下空饭盒，抓起父亲的那盒饭，冲着母亲房间喊了一声就冲出门去。





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，打开父亲的饭盒，看到的居然是肥肥胖胖的肉丸子！

圆滚滚的丸子咬起来很脆，上面还撒了点酱油，非常美味。为什么我的只有清炖鸡块，父亲却吃肉丸子？疑惑，委屈，还有挫伤自尊……种种感觉涌上了心头。

回到家，我等着母亲解释她偏心的理由，可是她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自顾自忙手上的活。我不在乎吃什么，却难以接受这样的欺瞒。

打那以后，只要母亲买了肉菜，我就想方设法检查两个饭盒。果然，我是几块熟五花肉，父亲的就是肥厚的烧肉饼；我只有两条烧小鱼，父亲的居然是蓬松的炸鱼块。

十四五岁的少年自尊心特别强，我开不了口为自己讨公道，这事就一直埋在了心底。

毕业这年我参加运动会，中午时分父亲突然来学校找我。他站在人群外，手里高举着一个饭盒冲我招手。我高兴地跑过去，却突然想起了与饭盒有关的糟心事，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，我冲着他愤怒地大吼：“谁让你来的，赶紧回去！我哪有时间吃饭！”

很多学生转头望着我们，父亲

的脸上露出了一个让我难以忘记的复杂表情，疑惑、迷茫、痛心……他在铁丝网外呆立了一会儿，转身离去。

我不知道父亲怎么看待这件事，不过打这以后，我们的交流变得更少。我愤恨自己的行为，但更愤恨他们率先施加于我的不公。

后来我远离家乡生活，也几乎不再去想那件事。

难得过年回趟家，酒酣耳热之际，我站起来玩笑般地质问母亲：“当时你怎么就那么偏心，给我爸蒸丸子，蒸肉饼，还炸鱼！”

反正都不在乎了，说出来也没那么难。

谁料，母亲听完却哈哈大笑起来。她拍着我的背说：“阿小，我是偏心，不过都偏向你啦！那时候日子太难，买点肉来，先把好鱼好肉挑给你吃，下角料就拌上面粉拌上菜头，做成丸子、饼子糊弄你爸的肚子。你爸知道你孝顺，不让我提这事，免得你心里不好受。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啦！”

母亲说完，又若无其事地走到灯下，静静地缝起了我的棉坎肩。可是我的心里啊，却再也无法平静。

（发稿编辑：王琦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

# 战争 一个人的

□ 吴 楠



一个独居的盲眼老八路，竟再次经历“中日战争”；虚拟的情境，摄像机记录下最真实的反应。看似年轻人的胡闹，这场“真人秀”究竟会如何收场……

## 1. 山顶上的老头

山东沂蒙山上，住着一个独居老人，叫王老虎。他是个老八路，八十多岁了，精神矍铄。只是眼睛不行了，基本啥也看不见了。好在老人对周围环境很熟悉，生活自理没问题。村干部几次做工作，希望老人到山下的养老院去，老人说不习惯，就是不去。

老人无儿无女，只有个亲侄子，侄子有个儿子叫王凡，就住在山脚下。老人不肯跟他们一起住，平时就由王凡帮老人买米买面，买菜买酒，照顾一下。

王凡没考上大学，跟着父亲在镇上做木匠，他怕吃苦，常跟老人发牢骚：“大爷爷，我爷爷和我爹都是农民，我是农三代，没啥可说的。可您是当过八路军排长的，是咱家最有出息的人物，咋说退伍就退伍了，也没要个官当啊？上次来看您的那个战友，跟您是一个连的





吧，人家可是局长退休，儿子都当县长了。您看咱家，您没当上官，家里也没一个能借光的。”

老人“哼哼”两声：“咋没借光？政府每个月给我发的米面油，你们家没吃？政府发给我的补贴，都是你帮我去领的，没留下你泡网吧的钱？我不跟你爹说，你真当我老糊涂了？不好好学手艺，成天泡在网吧里打游戏，能有什么出息？”

王凡央求道：“大爷爷，县长不是您战友的儿子吗？您跟他说说，给我安排个工作，能坐办公室就行。”老人摇摇头说：“没门，我可张不开这嘴。”

王凡说：“那您跟我下趟山总行吧？县里统计老军人，要加钱呢，让您去趟县里立个档案，您死活不去，这不是跟钱过不去吗？”

老人说：“我有吃有穿，钱够用了。我现在是个废物，政府月月给钱让我养老，我知足了。我要真去了，你肯定拿我当幌子求人情。我腿脚不好，下不了山。”

王凡急了：“大爷爷，您腿脚还不好？前天我还看您拿着破木头枪对着草垛练刺杀呢！您要这么绝情，可别怪侄孙子我也不义了。”

老人“呸”了一声：“臭小子，你还敢咋的？”

王凡“嘿嘿”一笑：“大爷爷，您啥都看不见了，有钱也花不出去呀。米面油酒，不都得我给您送上山来？您不心疼我，我就不给您送了，看您怎么吃饭。”

老人点了袋烟说：“放心，饿死我，政府不收拾你，你爹也得把你的腿打断了。”王凡无计可施，气呼呼地转身走了。老人一边抽烟一边大声说：“放心，你大爷爷没那么容易饿死，当年日本鬼子扫荡，你大爷爷吃草根挺了一个月，你看这满山的草，饿不死我。”

王凡赌气下山，在山脚下看见几个人，正拿相机对着山上拍照，像是旅游的。王凡心思灵活，知道游客的钱好挣，立刻迎上去：“几位，是要上山游玩吗？我们沂蒙山可好玩了，你们需要导游吗？”

那几个人扭过头来看看王凡，其中一个说道：“我们是拍电影的，来采景，也找演员。这一带有没有独居的盲人，你知道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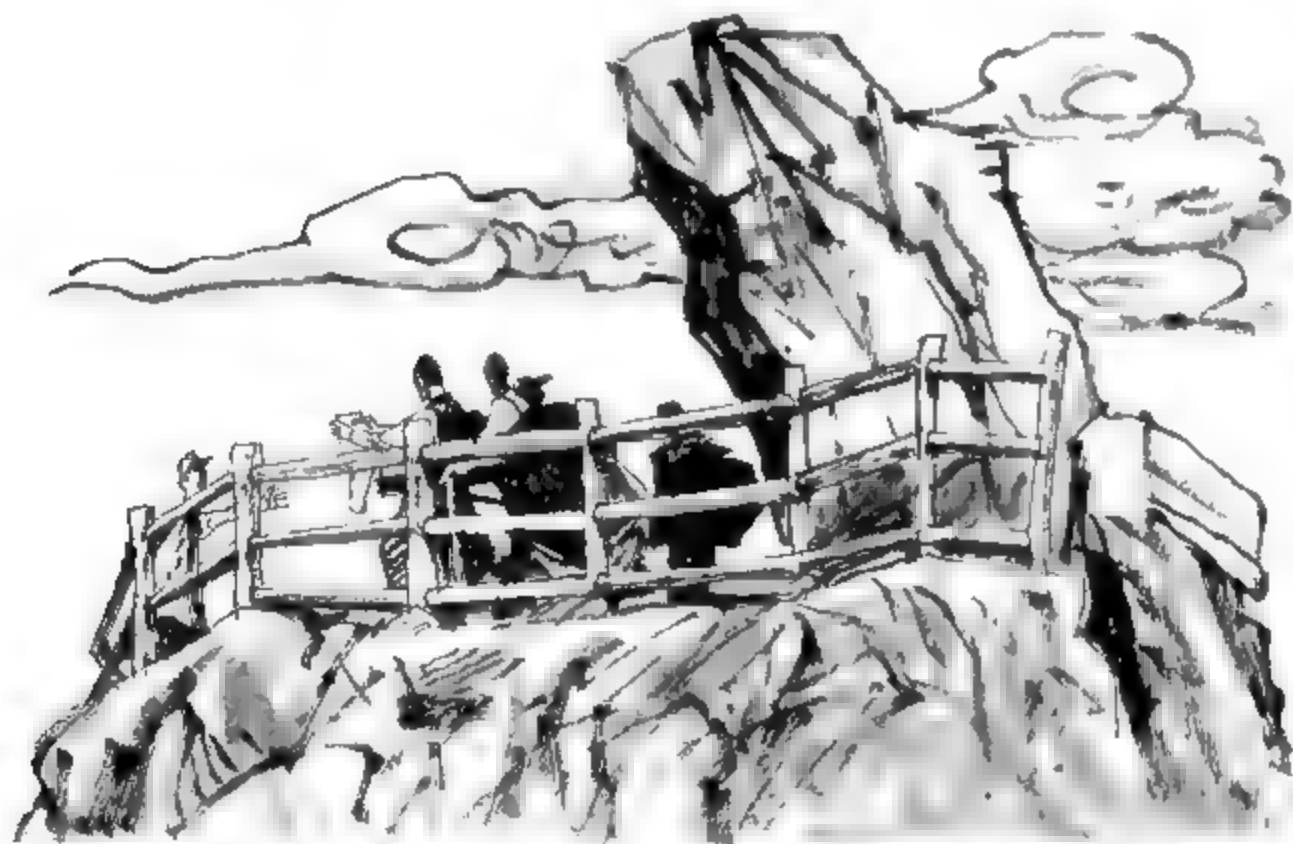
王凡一愣，心说这真是太巧了。他笑着问：“干吗要找独居的盲人啊？”那人递上一张名片：“本人是导演，要拍一部影片。但是这片子为了力求真实，其中一个演员必须是不知情的，以为是真事儿，才



能拍出最真实的感觉来。我们走了好几个地方了，都没找到合适的人物和环境。”

王凡不解：“那这和盲人有啥关系呢？”导演笑了笑说：“拍戏主要是用布景，不可能啥都用真的。普通人哪能看不穿呢？只有盲人，因为看不见布景，才会以为是真的。”

王凡明白了，又问：“那为啥要独居的盲人呢？”导演说：“这还不明白吗？如果是在城市里，或者是在村子里，拍电影肯定会引起围观，周围的人一议论，或者一笑场，那就骗不下去了，电影也就没法拍了。”



## 2. 不知情的演员

王凡“嘿嘿”一笑：“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就认识你需要的演员。”导演一听高兴坏了：“是吗？快带我们去看看。”

王凡摇摇头说：“哪有那么容易，找演员不得花钱啊？何况还要用场地！我是经纪人，先把价钱谈好了再说。”王凡虽然没有拍过电影，但电视可看了不少，这些门道都听说过。

导演“呵呵”笑了：“小伙子很精明啊。你跟这位盲人是什么关系，就当起经纪人来了？”王凡挺起胸脯说：“那是我大爷爷，要是没有我，你们这电影也拍不成啊。”

导演连连点头：“放心，演员的片酬一天五百，场地费用一天三百，怎么样？”王凡大喜，心说这买卖太挣钱了。他立刻说：“我这就带你们上山看看。”

整个剧组有四个人，都是年轻男人，比王凡大一点。几个人很快就混熟了，嘻嘻哈哈地登上了山





顶。一到山顶，导演站住了，让大家都不要出声。他看看四周的环境，忍不住感叹：“太理想了，独门独户，周围五百米都没有其他人家，最适合拍电影了。王先生，你说的那位盲人在屋子里吗？”

王凡点点头问：“说来说去，你们要拍什么电影啊？这演员可是我大爷爷，你们骗他行，可不能骗出事来，否则我爹非打断我的腿不可。”导演说：“放心吧，我们有分寸的。这个戏里你也得演个角色，否则戏不好拍。”

王凡一听，立刻说：“我的片酬可不能比我大爷爷低。”导演笑了笑：“可以，也是五百一天，怎么样？”王凡立刻点头。

导演说：“你先给家里送个信，就说这几天你要在你大爷爷家住，让他们不要担心。”王凡说：“放心，我爸最近接了个活，分不开身，我就说大爷爷身体不舒服，我在山上照顾他，我爸没时间管我。”

一切准备妥当后，天也渐渐地黑了。老人正在屋里一边吃王凡给他买来的煎饼，一边喝酒，吃得正香，就听见山脚下传来了两声枪响，似乎还有大炮的声音。老人感到奇怪，放下酒杯，支起耳朵仔细听。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然后

房门被敲得“咚咚”响：“大爷爷，快开门，快开门啊！”

老人放下煎饼，跳下炕，边开门边说：“咋的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看大爷爷饿没饿死是吧？”王凡哆嗦着返身插上门，把老人拉到炕边上：“大爷爷，别开玩笑，不得了了！”

老人想到刚才的动静，镇定地说：“山下出啥事了？快说！”王凡说：“大爷爷，日本鬼子打进来了！”

老人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放屁，现在啥年代了，中国这么强，日本人说打就能打进来？你以为还是七八十年前啊？我说你编瞎话也不编个像点的，你不是想让我捐钱给你去打仗吧？”

王凡着急地说：“大爷爷，我不是骗你玩，我也是刚从山下逃上来的，听说中国和美国在南海打起来了，日本鬼子趁中国海军都在应付美国人，偷偷从烟台、青岛登陆了，直接进了咱们山东省。听说现在只进来一部分，刚到咱们这儿，其他地方还没有呢。”

老人将信将疑：“你小子不是在拿我开玩笑吧？这么大的事收音机里咋不说？”王凡拧开收音机：



“您自己听听吧。”收音机里的广播员用急切的声音播报了中美南海开战的消息，然后又说：“据悉，日军在山东烟台登陆，现已扩散到临沂、枣庄、泰安一带，中国军队正在调动，准备消灭来犯之敌！”

老人愣愣地听完收音机，伸手抄起了靠在墙边的一支木头步枪，猛地站了起来。王凡一愣，一把按住老人的枪：“大爷爷，您这是要干吗？您这枪不能用，就是个样子货，您知道吗？”这把木头步枪，跟着老人大半辈子，老人退伍的时候，实在舍不得，跟营长申请保留。营长看这枪马上报废了，不忍拒绝，就让人把撞针拆了，枪管也用铅水

灌死了，然后举行了个仪式，送给了他。后来政府收缴枪械，收缴的人一看这枪的样子，就知道已经不能用了，也就没强求。现在老人是急了，把这废物枪抄起来了。

老人一把推开王凡，伸手到炕席底下去摸，王凡不知道老人在摸什么，然后他看见寒光一闪，老人竟然从炕席下的一个凹坑里摸出来一把军刺！王凡惊呆了，眼看着老人用极其熟练的动作把军刺上到了步枪上，整个人忽然像变了个人一样，迈开大步就要往外冲！

王凡赶紧抱住老人：“大爷爷，您不能出去，外面都是日本兵，已经把村子占了，您这东西能管什么用啊！再说您也看不见啊！”老人想了想，把炕席掀起来，又把整支

枪放了进去，点点头说：“那就等着，我倒要看看，七十年前他们都被我们赶跑了，今天还能怎么样！”

### 3. 沦陷区的老兵

此时，在窗外向屋里偷看的导演都看傻了，王凡借







口出去看看情况，跑到了院子外面。导演紧张地说：“你大爷爷怎么还有枪啊！”王凡说：“放心，那枪是废物，不能使的。”

导演说：“可那军刺是真的啊！他要真捅谁一下，不出人命了吗？这戏可不好演了。”王凡挠头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导演说：“这样，明天我去买个道具刺刀来，你偷偷给他换下来，以防万一。”王凡连连点头。

这时，在山脚下放鞭炮的两个人也上来了，导演问：“村民没起疑心吧？”他俩说：“没有，我们跟几个小孩一起放的，他们还没放够呢。”导演说：“好，那就多给他们点，他们愿意什么时候放，就什么时候放，越是不规律，老头就越容易相信。”

王凡说：“你们用那个小电台给我大爷爷播放的内容，他已经相信了。现在他以为我们村已经沦陷了，接下来怎么演？”导演说：“接下来，我们该出场了，我扮演日本军官，你叫我山本队长，这两个分别叫横田、田中。摄影师就别起日本名了，叫张成吧，日本人来了，没个汉奸也不真实。”

王凡点点头，看了看摄影师说：“张成，你可得离我大爷爷远点，我大爷爷说过，他当八路军时，第

一枪打汉奸，第二枪才打鬼子，他恨汉奸比鬼子还厉害呢。虽然他没有武器了，可真给你一巴掌也厉害着呢，我这脸挨一下能肿三天。”

导演笑笑说：“放心吧，他那么大岁数了，血气之勇是有的，真要是家里都被日本兵占了，还能横得起来？没听现在网上说的嘛，当时抗日的主力是国民党，八路军只是打游击的。”王凡“哼”了一声：“你这话可千万别让我大爷爷听见，他最不爱听这话。”

几个人准备好后，王凡一声惨叫，被“日本兵”押进了房间。老人坐在炕上，抽着旱烟，也没站起来。王凡一边呻吟一边说：“大爷爷，日本人上来了，我让他们抓住了。”老人在炕沿上磕磕烟灰：“小鬼子，来我家想干啥呀？想杀我，就过来吧，王老虎活了八十多岁，够本了。”

“山本”语气一变，故意用不流利的汉语说起话来：“老人家，别紧张。我们不是来侵略的，我们是要和中国政府合作的。山东，和日本很像的，都是靠海，交通方便，资源丰富。大家共同开发山东，共同发财！”

老人“嘿嘿”冷笑道：“咋的，现在不讲大东亚共荣了？变共同开



发了？”

山本连连点头说：“美国和中国共同开发南海，日本和中国共同开发山东。”

老人放下烟袋说：“共同发财，咋还打枪放炮的？”山本“嘿嘿”一笑：“总有些人对我们有误会，慢慢会化解的。”

老人说：“我侄孙子呢？你们把他打了？”山本冲王凡使了个眼色，王凡哼哼着说：“大爷爷，我还行，就是腿被他们砸了一枪托。”

老人松了口气说：“咋的，你们还使步枪呢，就凭这破武器也想侵略中国？中国导弹都能打到美国去了，飞船都能飞到月球去，你们还想着拿几把破步枪就占领中

国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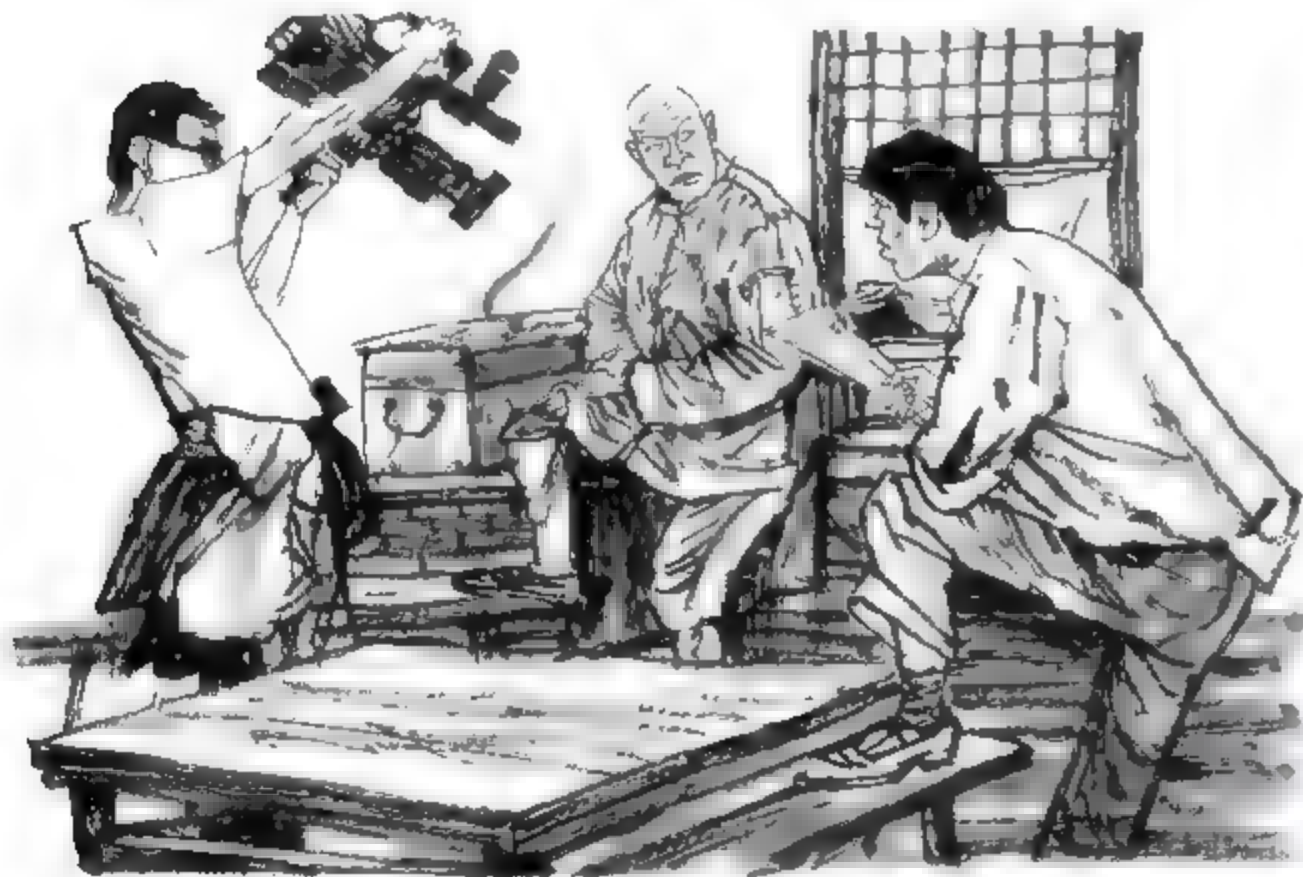
山本一愣，没想到这八十多岁的老头信息并不闭塞，他冷笑两声，想出了词：“美国是干什么的？南海一开战，双方的卫星都已经被互相干扰了，中国的导弹飞不到日本就被拦截了，老人家，不管科技多先进，仗打到最后，决定胜负的都是靠军人，靠枪。”

老人一拍大腿说：“这话说得对，到啥时候打仗都得靠人！我问问你，日本现在有多少人啊，有我们山东一个省的人没有？估计里边还有不少是中国人养大的吧。”

#### 4. 橱柜下的毒药

山本没想到老人说话这么噎人，半天才说：“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人数，是人口素质，是战斗力。”

老人点点头，拿起桌上的煎饼吃了一口，说：“有点凉了。就说战斗力吧，你们日本兵那时确实挺厉害的，射击准，刺刀狠。不过再厉害的军队都会死人的，老兵







越来越少，新兵越来越多。我到后来再打仗，碰上的都是年轻的日本娃娃了，狠劲还有，枪法刀法都不行了。你多大了？”

老人前面侃侃而谈，后面忽然来了这么一个问题，山本觉得老人的脑子太跳跃了，反应不过来：“我今年二十六了。”老人摇摇头说：“等你们这一批死完了，再来的估计就是二十岁左右的了，再下一批可能就不到二十岁了。”山本气得脸都红了，想反驳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竟然憋出了一句：“八嘎牙路。”

老人忍不住笑了：“这么多年，你们还是就会这一句啊？”说着又抽上了烟。看老人这副架势，山本不知怎么继续了，于是说：“田中，张成，你们看着他，我们到院子里布防。”说完带着王凡出了屋子。

到了屋外，导演松了口气说：“老人这么不温不火的，这电影怎么进行啊？我又不能动手，王先生，咱们怎么能激怒或是吓唬你大爷爷呢？”

王凡挠挠脑袋说：“他脾气挺好的，除了我让他帮我走后门，他发火打过我一巴掌之外，真没啥事能让他生气的，吓唬就更不用想了，他这辈子除了害怕他的老营长，别的啥也不怕，听说打仗时日本人手

榴弹扔进战壕，他敢拿起来再扔回去！”

导演说：“要不你当汉奸吧，他肯定生气。”王凡连连摆手：“不行不行，我真当了汉奸，可不是生气的事，我大爷爷搞不好当场气死，这事我可不干，给多少钱也不干。”导演说：“放心吧，我们有医药箱，保证不让老人家出意外。”王凡说：“那也不干，你想别的办法吧。”

导演说：“那我们抢东西吃吧，他总会心疼吧。”王凡想了想说：“心疼倒不会，但东西被日本人吃了，他肯定不甘心。”导演说：“那就这么定了，咱们进屋做饭吃。”王凡说：“饭可不能白吃，得按饭店的标准算钱。”导演说：“放心，少不了你的钱。”

一群人又回到屋子里，老人仍然坐在炕上抽烟。山本故意大声说：“饿了，找找有什么吃的，咱们先吃饭。”王凡指了指厨房的位置，田中走过去打开橱柜，掏出一叠煎饼，大声说：“队长，有煎饼！”山本笑道：“哟西，山东的煎饼好吃的，我爷爷当年曾经吃过的。”老人仍然没说话，只是握着烟袋的手微微有些发抖。

几个人开始吃起了煎饼，王凡折腾了半天，也饿了，跟着吃起了



煎饼。老人忽然说：“我侄子呢，让他来给我装袋烟，我烟袋空了。”王凡看了山本一眼，山本点点头，王凡凑过去，给老人装了袋烟，老人趁两人离得最近的时候小声问：“村里有人死吗？”这台词导演之前交代过，王凡马上说：“有啊，小花的爹被打了两枪，死了，别人没死。”小花的爹是派出所的，在镇上上班，说他被打死是最合理的。老人哼了一声，然后小声说：“橱柜底下有一包药，你摸出来，放到我的酒壶



里。”

王凡“啊”了一声，没反应过来，他离开老人后，冲山本使了个眼色，两人偷偷溜出屋子。导演听完王凡的话，皱着眉说：“你大爷爷有多大的酒壶啊？”王凡说：“我大爷爷最爱喝酒，有个大玻璃壶，里面泡的都是我爹挖来的药材，还有条蛇呢。”导演说：“他说的是啥药啊？你摸出来给我看看。”

王凡回到屋里，偷偷把药摸出来了，拿到院外，导演一看脸都绿了：“这好像是耗子药，是毒药啊！”王凡吓得一哆嗦：“我大爷爷要下毒啊！”导演想了想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又掏出一个小白瓶：“这是我吃的中药，治咳嗽的，形状很像，你送回原地去，然后咱们给你大爷爷制造个机会。”

王凡回到屋里，借着给老人送水的机会小声说：“大爷爷，他们看得紧，我动不了手，您等机会动手吧。”老人微微点点头。果然，过了一会儿，横田跑进来说：“队长，山脚下有情况，好像有村民要逃跑，上面让咱们下去帮忙包围。”山本喊道：“都跟我来。”田中问：“这两个人怎么办？”山本说：“带着年轻的。老人家嘛，他眼睛不好，跑不掉的。”





一帮人都跑了，只有张成躲在了角落里，屏住呼吸，继续拍摄。老人拍了拍烟袋，低着头说：“小子，你叫啥名？把柜子上的烟叶给我拿过来，我烟袋空了。”张成只好拿了烟叶递给老人。窗外的导演奇怪地问王凡：“你不是说他一点都看不见吗？”王凡也奇怪：“是不是张成的呼吸声太大了？”导演招手让张成出来，张成走出来，一听王凡的话，当时就喊冤：“天地良心，我憋得心跳都快停了，他不可能听见呼吸声。”导演对王凡说：“你去试试。”

王凡走进屋里，凑到老人身边小声说：“大爷爷，他们让我回来拿煎饼，您没暴露那包药吧？”老人小声说：“放心吧。我猜想小鬼子会在屋里留人，随便一诈就诈出来了。”王凡恍然大悟：“我还以为您看见了。”老人“嘿嘿”一笑：“我低着头是为啥，就是怕眼睛看的方向不对，让人发现是诈的。”

这时，张成走了进来，故意大声说：“王凡，你跟我走，老爷子，你老实点，跑不了的。”说完把摄像机调好角度，也出了房门。

老人冲着他的背影“呸”了一声，然后下炕，左右仔细听听，见没动静了，几步走到橱柜前，趴在

地上，摸出了纸包，然后跑回屋里，掀开红布，露出了大酒壶，拧开盖子，把一包药都倒进了酒壶里。王凡看得直咧嘴，心想幸亏把药换了，否则这壶酒就毁了，大爷爷得打死他。而在他身边，导演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天快亮了，几个人回到了屋子里。山本做出很疲惫的样子说：“我先睡一会儿，张成放哨，田中做早饭，做好后喊醒我。老人家，有人想跑，被我们抓回来了，就吊在村口的树上，等中午的时候，当众枪毙，以儆效尤。”老人听了，手抖了一下，没说话。

## 5. 震天地的杀声

王凡爬到老人身边，装做挨了打的样子说：“大爷爷，您还好吧？”老人没说话，抓住他的手，在手心里写了个字“四”。王凡明白了，大爷爷这是问多少人呢，他抓住大爷爷的手握了握，表示对了。大爷爷又写了个字“杀”。王凡心里一惊，他顾不得不真实了，小声说：“没用，山下还不少呢。”大爷爷哼哼着，唱戏一样的小声说：“杀一个少一个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早饭做好了，几个人都围到桌子前喝粥吃煎饼。山



本说：“老人家，一起吃点吧，我说了，对于合作的人，我们都是朋友。”老人也不推辞，坐到桌前就开吃，吃了两口说：“王凡，给我打杯酒来，没有酒我吃不下饭去。”王凡一愣：“大爷爷，您要喝酒？”老人说：“怎么？日本人来了，我连酒都不能喝了？”

王凡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山本朝他微微点了点头，王凡就打了一杯酒，递给大爷爷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手在发抖，好像酒里真的有毒一样。老人接过酒来，大声说：“我们中国人讲究上门都是客。你们既然到我家来了，没打我没骂我，还算有点人性。冲这个，我跟你们碰个杯！”说完举着酒杯不动了，山本使了个眼色，几个人拿粥碗分别跟老人碰了杯。

老人沉吟了一下：“咋还少一个呢，汉奸不让上桌啊？”山本笑着说：“他等咱们吃完了再吃。”老人没再说话，把酒杯端到嘴边，所有人都停住了手，愣愣地看着他。老人停了一秒，然后露出一个淡然的微笑，抿了一口，满足地放下酒杯说：“好酒。”

山本长出了一口气，勉强笑道：“原来老人家有好酒。多拿几个杯

子，咱们都来喝一杯。”王凡手忙脚乱地给他们打酒，因为心慌意乱，好几次酒都倒洒了。老人皱皱眉头：“我的酒，你心疼什么，他们要喝就喝吧，你还能拦得住不成？”几个人都端起了酒杯，老人举起杯子，一饮而尽！

那几个人对视了一眼，山本说：“干了。”大家都喝干了。老人点点头说：“王凡，再给我打一杯，这么好的酒，我不多喝点就都被他们喝光了。”山本说：“没错，再打来。”几个人连喝了三杯，老人长出了一口气：“要说汉奸不上桌这事，我还得说你两句。你既然拿我都当朋友，给你们办事的反而不当朋友？以后还有人帮你办事？冲这个，你们也打不赢这仗。”

几个人看着山本，山本点点头说：“有道理。”他高声喊道，“张成君，进来吃饭吧。”张成拿着摄像机往屋里走，山本忽然说：“我肚子好像有点疼。”老人哈哈大笑道：“是吗？我也有点，大概是煎饼有点变质了吧。”

说话间，张成已经端着摄像机，一脚踏进了门里。就在这时，老人猛然掀开了身后的炕席，一把抓出炕席底下的步枪，毫不迟疑地跳下了炕，动作就像个二三十岁的小伙





子一样。在落地的一刹那，他右腿一软，差点跪倒，但马上挺了起来，顺势一个前冲，大喊一声：“杀！”

这喊声震得屋子嗡嗡响，震得满屋子的人脸上变色。张成被这一声“杀”吓傻了，完全忘了那枪上的刺刀是被王凡换过的道具了，他下意识地转身要跑，明晃晃的刺刀直直地刺在了他的后背上。塑料道具在巨大的冲击力下弯曲了，然后“啪”的一声，断裂了。后背上的剧痛让张成喘不过气来，他向前踉跄两步后，直接跪倒在地，肩上的摄影机甩出去很远。

老人刚才那个动作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，他拄着枪，勉强站着，迷惑地伸手去摸那断裂的刺刀。不知什么时候，炕上的几个人都跪下了，低着头，导演已经泪流满面了。王凡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抱着大爷爷的腿，号啕大哭起来。

王凡一边哭，一边打着自己的耳光，把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，告诉了老人。老人全身哆嗦着，退回到炕沿上，坐了下来。

导演擦着眼泪，对老人说：“对不起，老人家，我不该这样对您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！请原谅我们。”

老人叹了口气，狠狠给了王凡一巴掌，说：“你们拍电影就拍电影，整这一套干啥？算了，还是我这侄子不争气，跟外人一起骗我。你们走吧。”

导演掏出一叠钱，递给王凡：“这是片酬，真是对不起你。”老人转向王凡，用看不见的眼睛瞪着他。王凡咽了下口水，说：“钱，我不要了。”

老人露出一丝微笑：“这就对了，不能啥钱都挣。要挣正经钱！”





## 6. 最真实的一课

一个月后，王凡收到一封信，里面还有一张汇款单。王凡看完信后，百感交集。他上了山，给大爷爷读了那封信：

老人家，对不起，我是上次骗您的导演。其实，我不是真正的导演，我是个日本人，在中国留学。他们几个也和我一样，我们是学影视的。在大学里，我们经常和中国的学生因为中日战争争论不休。我们国家的教育告诉我们，日本当时是帮助整个亚洲建立帝国，来和西方对抗，这是好意，而且当时大部分中国人是欢迎我们的，即使不欢迎的人抵抗也并不激烈。中国学生则说任何中国人都对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，并说我们自欺欺人。

因为争论始终无法分出胜负，我们这些日本学生就有了一个计划。我们打算找一个独居的中国人，营造一个当时日本占领区的气氛，看看这个中国人会有什么反应。我们相信，他就算不欢迎我们，也不会拼死反抗。我们想把这个人的表现拍下来给中国同学看，证明我们才是对的。

我们走了好多地方，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和环境，直到碰到了王

凡。那时我在网吧上网，听见王凡一边打游戏，一边跟旁边的朋友抱怨您。当时，我就确定您是最合适的目标：独居，盲人，还是中国军队的老军人。

然而，当您端起酒杯的那一刻，当您举枪大声喊出“杀”的时候，我就输了，输得彻彻底底，输得心服口服。从您身上，我能看到七八十年前的中国人，他们一定像您这样反抗过日本人；从您那声“杀”，我能看到七八十年前中国的军人，他们的反抗怎么可能不激烈？

最后，附上汇款，请不要拒绝，这不是那部戏的片酬，这是我给您的酒钱和饭钱，也是我的学费，您给我上了最真实的一课。那部片子我只会自己欣赏，这是我最值得珍藏的作品。

山本一郎

老人听完，笑着对王凡说：“想不到，我还不是个废物，还有点用啊。”王凡点点头说：“大爷爷，您那枪太旧了。我最近跟爸爸学了抛光，让我帮您抛抛光吧。”

老人摸着枪杆说：“不用了，旧了就旧了，怕什么，有你们呢。你们长大了，就行了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杨宏富）



·我和《故事会》的故事·



十年前，我是小山沟里  
的一个农民，生活拮据，

口袋比脸干净，女儿入学时连一个新书包都买不起，只好捡别人的破书包，缝缝补补将就着背。

日子过得这样难，我还是扔不掉舞文弄墨的癖好，常常坐在油灯下爬格码字，被邻居们嘲讽为挣不来一个大子儿的“坐家”。1997年4月份，我的第一篇幽默故事《三找老同学》终于在《故事会》上发表了，转过月就收到了稿费汇款单，整整150元，几乎是一亩地的产值，我有了自信心，左邻右舍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。

可是，稿费是收到了，样刊却迟迟不见面。当时邮递员送信都是放在村部，丢信的事常有，我怕样刊被别人拿走，就隔三差五地往村部跑。到了5月下旬，样刊还是没见影子，我心急火燎，最后决定不能再等了，到县城里去买。

第二天，我跨上一辆破自行车，骑了两个多小时来到县城。县城的书报亭只有两家，我来到第一家一问，营业员说《故事会》特别受欢迎，到货不几天就卖完了。我又急忙来到第二家，营业员的话如同一盆凉水兜头浇下来：“最后一本刚刚被一个人买走了。”

张国心

# 迟到的样刊





·我和《故事会》的故事·

《故事会》没买到，我只好骑车往回走。正是中午，日头毒辣，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直冒金花，正好前面有个卫生所，就赶紧进去请大夫看看。大夫一测血压，说我血压太高，应该马上治疗，否则会脑出血。我吓了一跳，可哪舍得花钱治病啊，就用凉水冲了冲脑袋，强撑着跨上了自行车。

回到家时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妻子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，我一头躺在了炕上。正在这时，村东头的吴老二来了，只见他拿着一个大信封跟我说：“这本《故事会》早该还你，可实在舍不得。今天我去县城办事，路过书报亭一问，正好还有最后一本，就买了下来，这本就物归原主吧。”我一看，正是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给我寄来的样刊，我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这本书怎么跑你手里去了？”吴老二解释说，书是他在路上捡的，信封皮已经破了，他就把书拿出来看，里面的故事太好看了，“没想到有一篇还是你写的，你太厉害了，是块作家的料！”

吴老二文化程度不高，一本杂志看了个把月是正常的，可他不该撒谎，明明是在村部顺手牵羊而得，愣说是在大道上捡的，难道书会长

了翅膀自己飞到路上不成？自欺欺人，着实可恶！

我把样刊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怎么也舍不得放下。我们这有“冲喜”的习俗，遇到病灾用喜事“冲”，我的病好像被这本样刊“冲”好了，再去医院检查时一切正常。

我用稿费给女儿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书包，女儿抱着书包连蹦带跳，乐得就像一朵花似的。突然，她想起了什么，放下书包，搂着我的脖子小声地说：“爸爸，我做错过一件事，一直没敢告诉你。”

我问她：“什么事啊？”女儿怯怯地说：“我说了，你可不能骂我。”我点了点头。

女儿说：“有一回，村部爷爷给我一封很厚的信，让我交给你，可是，走路的时候，书包破了，大信封不知什么时候掉了……爸爸，对不起。”

“啊，原来是这样……”

吴老二的一个亲戚在县文化局工作，他把我在亲戚跟前一通神吹，正巧文化局缺一个搞宣传的，就临时把我聘了过去，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……

扫一扫二维码，可带走、分享这篇文章。







故事会微信号:story63, 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, 参与互动!

## · 神探夏洛克 ·

### 谁偷了画册

菲尼是著名的收藏家, 对名画情有独钟。退休后, 菲尼开了家书店, 专卖昂贵画册。这天下雨, 顾客很少, 书店里只有卡莫太太和加尔先生。

加尔先生夹着公文包, 买了一本画册就离开了书店。卡莫太太是近视眼, 今天忘戴眼镜了, 她手里提着一个纸袋, 在书架上选了好半天, 挑中了一本画册, 付款时连手上的纸币金额都看不清楚。菲尼扶着卡莫太太走出店门, 告诉她下雨天路不好走, 让她注意安全, 然后就回到店里整理书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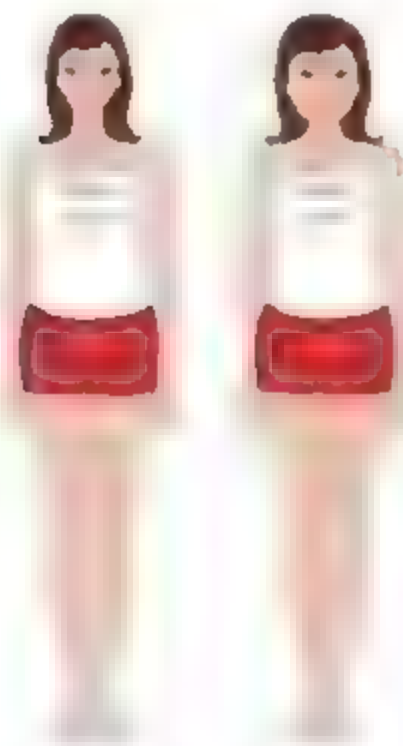
整理时, 菲尼发现书架上少了一本画册。今天只有两位顾客来过书店, 所以, 画册肯定被其中一人拿走了。于是, 菲尼先到了卡莫太太家说明来意, 卡莫太太很激动, 她发誓没有偷书, 并说当时离她 10 米远还有个男人, 他手里拿着一本书, 从书名看, 正是那本失窃的画册。菲尼又赶到加尔家, 他一听火冒三丈, 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, 把菲尼赶了出来。菲尼垂头丧气地往回走, 迎面碰上夏洛克神探, 夏洛克问明情况后, 很快就帮菲尼找出了偷书人。

你知道是谁偷了画册吗? 依据是什么呢?

### 超级视觉 哪个女人瘦

请仔细观察图片中的两个女人, 哪个比较瘦呢?

A 脸小的 B 脸大的 C 一样



### 思维风暴 巧移数字

请移动一个图片里的一个数字, 让等式成立。

$$\begin{array}{|c|c|} \hline 2 & 1 \\ \hline \end{array} = \begin{array}{|c|c|} \hline 2 & 1 \\ \hline \end{array}$$

$$\begin{array}{|c|} \hline 3 \\ \hline \end{array} \quad \begin{array}{|c|} \hline 9 \\ \hline \end{array}$$

### 想知道答案吗?

1.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。

2. 您可登录 <http://t.cn/RM4DLML>。

3. 购买 2017 年 3 月上《故事会》。

动感地带, 与您不见不散! 上期答案见本期 P26。





## 故事会·新浪微故事大赛

1月优秀作品选登 主题：万能

**@ 贫民区的百万富翁** 独居的钱大爷凡事都找居委会丁主任，丁主任则有求必应。最近一周，钱大爷一个电话都没给丁主任打，丁主任不放心，亲自来到钱大爷家。进了门，钱大爷乐呵呵的，家里也没什么变化，丁主任不禁问：“您最近怎么不找我了？”钱大爷拉着丁主任激动地说：“谢谢你教会我上网！”

**@ 夏崧辉** 母亲死活不同意我的婚事，原因是她找天山寺的万能法师算过，说我跟女友八字不合。数日后，我和女友带着母亲，去找万能法师再算一回。万能法师掐指道：“真乃是百年修得同船渡啊！”母亲不解，这次怎么又合了？女友白了我一眼，小声责怪说：“一万块香火钱，你捐得也太多了吧？”

**@ 山高人为峰 5699** 工作人员到深山村寨中推广二代身份证：“身份证可以坐火车、住旅店，还能显示指纹、血型。”老者说：“在山里遇到老虎，它有啥用？”工作人员说：“作用特大，你见到老虎立刻把身份证掏出丢在一边，即使你被老虎咬得面目全非，别人也能知道你是谁。”

**@ 郭玉玺 99** 若干年前，我外出

恰逢一位哲人，与之交谈，哲人说：“世上有这么一种东西，他可以将黑的变成白的，丑的变成美的，粗的变成细的。”世上还有如此万能之物？眼看哲人越走越远，我连忙追上前去问道：“先生，敢问是什么宝贝如此神奇？”哲人微闭双眼，慢慢吐出四个字：“美图秀秀！”

**@ 喜乐真仁** 酒吧里，我向好友叹气道：“唉！我老婆特唠叨，真是生无可恋！”好友笑道：“我曾经也很困扰，但后来发现了一种神器，对任何女人都有效！”见我急不可





## 故事会·新浪微故事大赛

### 2月征集主题：挑

《故事会》杂志和新浪微博（weibo.com）联合主办的微故事大赛邀请您用最短的文字，写出最精彩的故事！

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（@故事会微故事大赛），每月一个主题，当月设金奖1名，奖金1400元；银奖2名，奖金700元；优秀奖13名，奖金150元，优秀作品将在每月《故事会》上刊登。1月主题结果已经揭晓，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（www.storychina.cn）查看。

2月微故事征集主题：挑。人的一生，充满了各种挑战，你是选择跳出来，逃避，还是挑起来，勇往直前？正文字数在130以下，力求情节出人意料，立意隽永深远，文字鲜明生动。截稿日期：2月21日。（本期刊物特别选登1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）

耐，好友靠近我说：“她再唠叨时，你就假装说发现她最近皮肤不好，女人最在意这个，给她敷上面膜不就立马安静了吗？”

**@良风阁** 因为厌学，他小学没毕业就辍学，整天无所事事，混了大半生连个窝都没有。路过一间教堂，他诚心祷告。或许是自己的诚意感动了上帝，上帝来到他的面前。“万能的上帝啊，帮帮我吧。我想要有很多很多的钱、一个家、一个漂亮的媳妇。”这个时候上帝有些为难地说：“Can you speak English？”

**@微笑吖小虾米** 他很后悔，刚才过马路时一个心不在焉，没有看到

转弯而来的卡车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的老母亲一下冲到了他的面前，他毫发无损，母亲却不行了。路人纷纷惋惜并且指责他：“你不是有月光宝盒吗？”他泣不成声：“无论我把时光倒回多少次，母亲都选择挡在我的面前！”

**@臧玖玖** 会议室里，各部门都在紧急商讨新项目的名称。只有公关部的小王低着头，旁若无人地玩手机。经理看见了，一脸不悦，冷着脸绕到他的身后，想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，只见小王正打出这么一行字：万能的朋友圈，求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项目名称，在线等，急！



· 该段子 ·

抠门的搞笑艺术

- ◆ 做菜时，多凉拌，少煎炒，每次可节省煤气约 0.14 元，且凉拌不会破坏维生素和营养物质。
- ◆ 看电视时不开自己家的，到阳台上用望远镜看对面楼上的，每小时可节省电费约 0.05 元，同时可治疗近视眼。
- ◆ 出门一律步行。2 公里以内散步，5 公里以内快走，10 公里以内跑步，10 公里以上跑一段歇一段。省钱的同时，气死那些去健身房的傻瓜。
- ◆ 内衣每两周洗一次，可减少洗衣机的损耗，每两年可节省内衣一套。袜子一般不穿，有人问就说是肉色的。
- ◆ 在家不穿鞋，赤脚走路，每年可节省拖鞋一双，同时能找到回归自然的浪漫感觉。
- ◆ 吃饭时，对老婆大讲恶心笑话，每餐可节省馒头一个或米饭半碗，并有助于老婆减肥（此法早饭、午饭不可用，否则饿出病来要花药费）。

（推荐者：潘光贤）

爆笑段子

- ◆ 朋友劝富二代：“别傻了，她爱的是你的钱，不是你这个人！”富二代回答：“那为什么她不爱别人的钱，就爱我的钱？还不是因为喜欢我这个人。”
- ◆ 我们学校食堂有位阿姨特别好，每次打菜都给我们很多。有一次食堂老板举行活动，请我们票选“心中最好的阿姨”，我们毫不犹豫地都投给了那位阿姨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她。
- ◆ 耳朵发炎去医院买了点药，刚刚找个位子坐下来用棉签掏耳朵，结果一熊孩子过来说道：“叔叔，你是在找你的金箍棒吗？”
- ◆ 许多年前，有次晚上跟同学玩到十一点半才回家。一人走在路上，忽然看到远处灯光下模糊的身影，我心里暖暖的。这么晚了，他还在家门口等着我。这就是我一生最爱的我的爸爸，就是他手上拿的棍子让我有点害怕。（推荐者：田园园）





## 如何委婉告诉别人唱歌不好听

- ◆ 你唱歌特别提神，把我瞌睡全赶跑了。
- ◆ 其实唱得还行，就是好听得不明显。
- ◆ 你唱歌像运动员，有时候跑得比博尔特还快。
- ◆ 幸好不是在野外，不然你这样唱歌容易把狼招来。
- ◆ 我只想说，你的肺活量蛮大的。
- ◆ 还好我睁开眼听着唱，不然会以为自己进了鸭圈。
- ◆ 在你唱完这首歌的时间，你的调子已经绕银河系跑了三个来回。
- ◆ 你在唱歌方面有前途，500年后当略有小成。
- ◆ 如果要我对你的歌声进行评价的话，我只能说：“你今天穿的

鞋子不错。”

- ◆ 你平时跟火星人联络都是这样唱的？
- ◆ 这首歌对你来说难度太大，你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歌练起，比方说《两只老虎》什么的。

（推荐者：竺吉捷）



### 何为备胎

- ◆ 她无聊时可以找你，你无聊时你得忍着。
- ◆ 知道为什么备胎都是圆形的吗？因为方便滚啊！
- ◆ WiFi 满格，却始终连不上网。
- ◆ 一百次告诫自己放弃，却敌不过对方一个点赞。
- ◆ 我用铅笔把你写进了我的人生计划，而你却手握橡皮擦。
- ◆ 一边渴望爆胎路途坎坷，一边心疼颠簸伤了车。

（推荐者：小 兔）

（本栏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# 大难临头

■ 加西亚·马尔克斯

从前，有个很小的村子，村子里住着一位老太太，老太太有个儿子。一天，老太太一脸愁容地端来早饭，儿子见了，问她怎么了。她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一早起来，总觉得村里会有大难。”

儿子笑话她，说她这是瞎想。儿子出门去打台球，碰到一个球位置极好，绝对一击就中。对手对他说：“我赌一个比索，你中不了。”大家都笑了，老太太的儿子也笑了，可一杆打出去，还真没中，就输了一个比索。对手问他：“怎么回事？这么容易都击不中。”

老太太的儿子说：“是容易。可我妈一早说村里会有大难，我心慌。”大家听了又都笑了。

赢钱的人回到家，见妈妈和一位女亲戚在家，便高兴地说：“我有个朋友真笨，让我轻轻松松地赢



了一个比索。”妈妈问：“他怎么笨了？”

赢钱的人说：“笨蛋都能打中的好位置，他却打不中，他说是因为他妈一早起来说村里会有大难，他心慌。”

妈妈说：“老人家的预感可笑不得，有时候真的灵。”

那女亲戚听了，出门买肉，对卖肉的人说：“称一磅肉。”卖肉的正在切，她又说：“称两磅吧！听说会有大难，还是多备点。”卖肉的把肉给她，又来了一位太太，也说要称一磅，卖肉的就说：“称两磅吧！听说会有大难，得多备点吃的，大家都在买。”

于是，那位太太就说：“我家孩子多，称四磅吧！”就这样她称





走了四磅肉。卖肉的半个小时就卖光了肉，然后宰了头牛，又卖光了。

谣言越传越广，后来，村里人什么都不干了，就等着出事。下午两点，天一如既往地热。突然有人说：“这个点儿从没这么热过！”其他人附和道：“就是，没这么热。”

街上没人，广场上也没人，突然飞来一只小鸟，顿时一传十，十传百：“广场上飞来一只小鸟。”大家惊慌失措地跑去看小鸟，有人说：“小鸟从没在这个点儿来过。”

人们越来越紧张，万念俱灰，想走又不敢走。有人说：“我是大老爷们，有什么好怕的，我走！”说着，就把家具、孩子、牲口通通

装上车。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，都说：“他走，我们也走。”

于是全村都开始收拾，物品、牲口通通被带走，就剩最后一拨人了。有人说：“还有房子呢！可别留在这儿遭难。”说着就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，其他人也跟着烧，好比在经历一场战乱，个个抱头鼠窜。

人群中，只见那位有预感的老太太说：“我就说会有大难，你们还说我疯了！”

（推荐者：左和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本文为故事中国网举办的最棒的故事（第一季）获奖作品。





■ 嫣然一笑

# 女汉子



一个劫匪持枪抢劫银行得了手，仓皇逃命时，被闻讯赶来的警察逼到了街角。情急之下，劫匪劫持了一个男孩。

见此情形，警察忙安抚劫匪，劝他不要冲动，一切好商量。劫匪用枪抵住男孩的头部，扯着嗓子大叫：“给我一辆车，不然我就杀了他。”

警察答应说：“我们只有警车，给你你也逃不掉。这样吧，我请示上面给你调一辆民用车，不过你得给我时间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一辆白色轿车从远处路口转过弯，缓缓地朝这边开来。劫匪眼前一亮，不再理会警察，拖着人质来到路上。等小车开得近了，劫匪猛地抬起枪对着小车，声嘶力竭地大喊：“停车！给我停车！”

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小车非但没停，反而突然加速，呼啸着朝劫匪撞过来。劫匪被这突如其来的

阵势吓蒙了，哀嚎一声，丢掉手里的枪，连滚带爬扑倒在路边。与此同时，小车猛地一个转向，躲过男孩，撞到交通护栏上停了下来。

警察冲上去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制伏了劫匪。围观的群众这才醒悟过来，齐声鼓掌。警察捡起那把枪，发现是把仿真玩具手枪；再看那辆车，由于护栏的缓冲，受损并不严重。这时，车门打开了，一个年轻女子哆哆嗦嗦地下了车。

警察赞许地看着眼前这位见义勇为的女汉子，冲她竖起大拇指：“姑娘，谢谢你帮我们，才能抓住劫匪。不过……”警察话锋一转说，“你这样做也太危险了——幸亏只是把玩具手枪。”

姑娘惊魂未定，不住地拍着胸口，待情绪稍稍平复，才颤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警察同志，我……我踩错油门了。”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



王德相貌堂堂，举手投足很有领导的派头，一家婚庆公司的导演一眼便相中了他，让他以某市副市长的名义充当专业证婚人。

每当婚礼主持人煞有介事地宣布“下面有请证婚人王副市长登台为新人证婚”时，不仅新人全家感到风光无限，王德本人也是意气风华，好像真当了副市长一样。

婚庆公司为这种婚庆套餐，定了个价格为12999元。这天，他们遇上了一个抠门的顾客，死活要把零头抹去，只给12000元。为了能促成这笔生意，又不想后面的客人纷纷效仿，婚庆公司负责人便说，12000元也可以，只是证婚人的级别要降一降。这样，生意便谈成了。

到了婚礼上，只听主持人大声念道：“下面有请证婚人王镇长登台，

## 还真把自己当官了

■ 德乡子

为新人证婚。”一连喊了三遍，王德却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，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。后台的工作人员赶忙跑到王德身边，提醒他该他上了。

谁知，王德却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，把头一歪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他叫的是王镇长，又不是叫我。”

工作人员苦笑道：“你现在就是王镇长。”

王德眼一瞪，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愤愤地说：“我又没犯错，他们……他们凭啥降我的职？”说完，他又一屁股坐了下去。

眼看着无法收场，导演走了过来，轻轻拍了拍王德的肩，在他耳边低声说：“王副市长，您可能还不知道，现在反腐风声紧，没有哪个市县级领导敢在这种场合露面了，我们是为了保护您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王德像打了鸡血一般，倏地站起身，整了整笔挺的西装，神采奕奕地朝台上走去。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



# 帮你圆梦

■ 滕建军

老马特别迷信。  
这天早上，老马高兴地对老婆说：“昨天晚上我梦到吃鱼，书上说这是个好兆头，预示着今天肯定能交好运！”

老婆不信这些，不过她是个贤惠的女人，心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丈夫这是想吃鱼了，于是就去菜市场买了一条回来。

老马回家后一看有鱼吃，高兴得



手舞足蹈，说：“看！我做的梦灵验吧！”

又过了几天，老马一早起来就愁眉不展，老婆问他怎么了，老马说：“唉！昨晚做了一个不好的梦，梦到掉粪坑里了，沾了一身大粪。”

老婆一听，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安慰他说：“你别胡思乱想了，现在家家用的是抽水马桶，你就是想掉也找不到粪坑。”

没想到当天晚上老马哭丧着脸回来了，气呼呼地说：“我说做的梦不好要倒霉吧！今天出门踩了一大摊狗屎，粘在鞋上臭死了！你看，多灵！”

又过了两天，这天早上，老婆正在厨房里做饭，老马起床后，二话不说，到厨房就给了老婆一巴掌。老婆觉得莫名其妙，克制着脾气问：“好好的，你打我干什么？”老马瞪起眼睛，用手指着老婆的鼻子骂道：“你还在这儿装蒜！昨晚我都梦到了，你和别人有私情，在我的饭菜里下毒，把我毒死了。”

老婆感到又好气又好笑，觉得他不可理喻。可老马却认为自己做的梦一向灵验，拉着老婆不依不饶。

后来老婆被他逼急了，抓起钱包就要往外跑，被老马一把拉住，问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老婆没好气地说：“我不去买点耗子药回来，怎么帮你圆梦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



# 让你不来电

■ 赵松岩



**机**场新来了一位徐机长，单身，很帅，成了诸多单身空姐的目标。可徐机长也不知道晃花了眼还是生性保守，竟对众多的美眉没反应，因此，徐机长也得了个别称：不来电。

空姐爱莲也喜欢徐机长，却不知该如何下手。恰逢机场举办联谊会，有感于徐机长“不来电”的外号，爱莲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

不出爱莲所料，邀请徐机长跳一曲的女孩子们接连不断，却都只能蜻蜓点水般与他短暂搭上几句话，徐机长对每一个舞伴，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。爱莲则按兵不动，暗暗等待机会。

总算等到了一曲相当长的现代舞，爱莲快步上前，邀徐机长进了舞

池。两人刚一接手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爱莲的手狠狠地放了静电。徐机长痛得一皱眉，但碍于风度，他忍了，拉着爱莲的手继续跳。

这曲子的舞步，对舞者的要求是分分合合的，分开的手再拉住，必定一次次狠狠地放静电。屡次被电痛的徐机长也不管舞步要求了，拉住爱莲的手不肯再松开。同事们发现他俩亲近得手都不带分开的，纷纷议论着徐机长对爱莲“来电了”。

跳乱了舞步，徐机长很是尴尬，就跟爱莲边跳边聊，一副谈得很投机的样子。嘿，这一谈，俩人还真投缘。

半年后，徐机长和爱莲办订婚宴，同事们一定要知道爱莲是怎么搞定“不来电”的，爱莲被迫交代，那次跳舞前，她特地穿了一套极易起静电的混纺衣服，非电得徐机长这个“不来电”来电了不可。

(发稿编辑：王 琦)





# 有备难免患

■ 申之珉

干部培训班的最后一天，主办方临时安排干部们去监狱，听落马官员现身说法。

邻市的原城建局局长现身，交代一番自己贪污腐化、包养情人的罪行。只听猛的一声轰响，市财政局陈局长倒在地上。

城建局伍局长掏出几粒保心丸，塞进陈局长的嘴里，取出手机准备拨打120，谁知他的手机恰巧响了起来。

一看是家里的号码，他便不耐烦地说：“别打了，我在监狱忙着呢！”说罢挂断通话，拨通了120。

救护车呼啸赶来，病人被迅速送走。随着落马官员一个个交代，倒下的领导也越来越多，伍局长积极安排送救，动作利索。

众人不禁疑惑：圈里公认，老伍是腐败问题最大的主儿，又有很多病，按做贼心虚的说法，先倒下的应当是他呀！怎么竟一点反应也没有……

活动结束后，伍局长一回家，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堆药瓶，对着卧室夸奖道：“老婆真有你的，要不是你，事先给我准备了这些药，说不定我早完了，这真是有备无患呀！”

伍局长笑了一阵儿，不见回应。他走进卧室，发现老婆不在，此时，小保姆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，见到伍局长，惊喜地说：“叔叔您回来了？听说您进了监狱，阿姨一下就昏倒了，刚被医院抢救过来，这不，我回家来拿点阿姨的生活用品！”

伍局长马上赶去医院，发现反贪局的书记也在病房里，老婆正痛哭流涕：“书记，老伍的事我全交代，只求您不要把他送进监狱，他身体有病，会挺不过来的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赵媛佳）







# 技高一筹

■ 耿文涛



**刘**老汉拿出半辈子积蓄给儿子在城里买了一套房，为了减少每月的还贷压力，他把房子租给了老马。

房子租出后，刘老汉又动起心思，想着：能不能既收房租，又让儿子也住进新房呢？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！

这天刘老汉来到新房，一番客套后，对老马说：“你看我这套房子是两室一厅，你能不能委屈一下，腾出一间让我儿子住？我儿子公司的宿舍小得像蚂蚁洞，我这当爹的看着心里难受啊！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房租可以减少点……”

老马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房租不用降！你让你儿子搬来吧，我马上腾房间！”

刘老汉马上通知儿子搬进新房。想到房租照收，儿子还能住新房，刘

老汉高兴不已。

果然，接下来的几个月，老马都把房租一分不少地交给了刘老汉。

这天，刘老汉又来收房租了，老马却趾高气昂地嚷道：“这个月收入不太好，这样吧，让我未来女婿先帮我交着！”说完，他朝屋里喊了一声。

刘老汉正疑惑呢，只见儿子和一个秀气的姑娘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儿子见到刘老汉，有点尴尬地问：“爸，您怎么来了？”

刘老汉瞅了那姑娘一眼，又看了看得意扬扬的老马，一下子明白过来，他问儿子：“你们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啊？”

老马“嘿嘿”一笑，狡黠地说：“哎呦，我的好亲家啊，还不都是你的功劳，你让你儿子天天住这里，我就让我女儿天天来帮我忙，他们日久生情，都谈好几个月了。对了，以后的房租啊，你就找我未来女婿要，千万别客气啊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

# 爱心募捐

■ 贺小波

老王和老李是单位里的一对死对头。两人同年考进单位，学历资历都差不多，谁都不服谁。后来，老王先进步了，当了办公室副主任，两人就更不对路了。

最近，县里组织爱心募捐活动，要求每个下辖单位一星期内捐上二百件衣物。老王和老李的单位人员少，任务就显得有点重，但领导下了死命令，每人捐八件，就是买也得凑齐。



这天，老李提着袋子到办公室上交衣物。老王负责接收，一看是老李，立马有了鬼主意。

老王故意把老李捐上来的衣服摊在桌上，仅看了一眼就大叫起来：“老李，你也太抠了吧，衣服都穿成这样了还捐？太没同情心了吧！”说着还有意抖了几下。

老李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好半天后才不服气地说：“那把你捐的拿出来看看，也好给我们当样板。”

老王一愣，忙说：“急啥，还没到截止日呢。”老李挑衅似的说：“那好，到时我看你捐些啥好衣服。”

截止日那天，老李果真又来到办公室，坏笑着问：“王副主任，快让我见识一下你的‘爱心’吧！”

老王没想到老李真跟自己较上劲了，极不情愿地把捐的衣服递给他。老李接过衣服仔细查看起来，忽然就听他大喊一声：“王副主任，你咋少捐了一件……噢，我明白了，你管这事，少捐一件也没人监督你！”经老李这么一嚷，立即有人走进办公室看起热闹。

老王神情尴尬，他沉吟片刻，仿佛下了很大决心，迅速脱下上衣塞进提兜，自嘲地说：“今早风大，临时穿上挡了挡寒气，你要不提醒，还真忘记了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 顾子易）